# 法言義疏

法言義疏九

吳 汪榮寶撰

問明卷第六〔注〕防姦必有其統撥物必以其度察見至微之理探射幽隱之情 法言 李軌注

或問明曰微或曰微何如其明也曰微而見之明其誖乎說文微隱行也按引伸爲凡隱之稱經傳以爲顯著之反問明而曰微猶問大曰小問遠曰邇取相反爲義也微而見之明其誖乎者音義誖布內切按誖爲孛說文孛𣎵也從𣎵人色也從子論語色孛如也是此今論語作勃劉疏云謂夫子盛氣貌也廣雅釋訓勃勃盛也經傳亦以悖爲之左傳莊公篇云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杜注云悖盛貌誖悖同字俗本作誖焉然則明其誖乎者謂明其盛矣也中庸云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春秋繁露二端云夫覽求微細於無端之處誠知小之爲大也微之將爲著也吉凶未形聖人所獨立也

聰明其至矣乎〔注〕在於至妙之人不聽實無耳也不明實

無目也敢問大聰明曰眩眩乎惟天爲聰惟天爲明夫能高其目而下其耳者匪天也夫〔注〕目高則無所不照耳下則無所不聞言人高其目則覩德義之經聖人之道下其耳則聞芻蕘之言負薪之語聰明其至矣乎者司馬云聰者聞言案其是非明者見事知其可否人君得之爲堯爲舜匹夫得之窮神知命才之至美矣倘於此按論語云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本書孝至云孝至矣乎一言而該聖人不加焉此亦謂聰明之德民所鮮能難舉人無以加之故曰至矣乎也不聰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者僉云兩實字皆當爲是不聰是無耳也不明是無目也非實無耳無目也是通作寔故爾雅釋詁曰寔是也寔通作實故詩韓奕箋鄭箋云趙魏之東實寔同聲然則實亦可通作是矣按僉說是也司馬云懸者顛倒是非反易忠邪雖有耳目何異聾瞽眩眩乎惟天爲聰惟天爲明云云者音義眩眩胡涓切幽遠貌按說文玄幽遠也音義說眩爲玄故音釋如此案謂眩說爲炫胡練切廣雅釋訓云炫炫明也司馬云物之視聰局於形聲天則聽於無聲視於無形發於心者天必知之

故無若天之聰明也目高所以見遠耳下所以聽卑按皐陶謨云天聰明自我民聰明鄭注云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言天所善惡與民同然則集衆聰以爲聰是爲大聰積衆明以爲明是爲大明高其目者自我民視下其耳者自我民聰惟天能之故惟天爲聰明也匪天也夫御覽二引作惟天也夫

或問小每知之可謂師乎曰是何師與是何師與天下小事爲不少矣〔注〕巧歷所不能算每知之是謂師乎師之貴也知大知也〔注〕大知者聖道小知之師亦賤矣〔注〕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故不貴也或問世德堂本作或曰小每知之可謂師乎者前文言微而見之明其辭乎疑其近於小必知之之義故更設此問師之貴也知大知也者音義大知如字按論語云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集解云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故不待多學一以知之也知大知即知其元之謂荀子儒效云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有所正矣楊注云正當爲止言止於禮義也禮義之卽大知

之事小知之師亦賤矣者學記云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鄭注云記問謂豫誦雜難雜說至講時爲學者論之小知即記問之學注致遠至貴也按藝文志云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孟堅以小道爲閭里小知與集解以爲異端者不同蓋漢儒說論語知此此注以小知爲致遠恐泥與班義合

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或曰亦有疾乎曰摭我華而不食我實〔注〕華者美麗之賦實者法言太玄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者少儀鄭注楚辭惜誦王注竝云疾惡也音義過古禾切孟子云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趙注云人過孔子之門而不入則孔子恨之獨鄉原不入者無恨心耳以其賊德故也按子雲解此與邠卿異義摭我華而不食我實以草木爲喻則過我門而不入我室以宮室爲喻也論語云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又云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過我門之云門即不得其門之門不入我室之云室即未入於室之室過我門謂當附弟子之列不入我室謂不聞微言大

義鄉原自以爲是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爲其自樂故不以其不入室以爲恨外此則凡行束脩以上者無不欲其
由文章而進於性與天道之學其有中道而廢則孔子以爲憾憾焉者非憾其人乃自憾敢發有未至也此自
樂人誨人不倦之意若以爲所居之宅則過門者之不入是其常事古人相見之以禮先之以介紹重之以辭令
無過門便入之理及階及席事止升堂更無無故入室之理以此爲恨殆非人情然則邪卿此注實乖經旨子
雲以爲取譬之辭於義尤矣但此孔子之事而云孟子者語見七篇遂以爲孟子之言猶漢人引論語所記諸
弟子之言皆以爲孔子蓋當時引述之例如此或曰亦有疾乎者司馬云則楊子亦有所惡乎是也摭我華而
不食我實者音義摭音隻說文拓拾也重文摭按拓或爲摭猶跖或爲蹠令專以摭爲拓而以拓爲庶音義
皆別矣華謂文辭實謂義理摭我華而不食我實謂但賞文辭不研義理實與室爲韻司馬云皆謂小知浮淺
之人不能窮微探本玄按弘範解此義極明
注華者美麗之賦實者法言太憭音義云不入室者孟子疾之
不食實者楊子疾之近人注法言誤以孟子疾爲句絕若義所見法言注未知何等而此文宋注則云門與華
謂法言室與實謂太玄言孟子七篇與法言爲教一也但無太玄爾其意殊不可曉至吳司封乃解亦有疾乎

為孟子亦有所短乎遂以攄我華而不食我實為子雲譏孟子之語謂孟子與子雲俱遊於聖人之門而不與同入室孟子不言易而子雲準易是以謂之此則謬以千里又不僅如音義所譏者矣

**或謂仲尼事彌其年蓋天勞諸病矣夫曰天非獨勞仲尼亦自勞也天病乎哉天樂天聖樂聖**

仲尼事彌其年云云者司馬云彌終也言仲尼終身栖栖汲汲未嘗無事蓋天勞苦之亦困病矣莊列之論如此按說文彌滿也經傳多以彌為之漢書司馬相如傳彌山跨谷顏注云彌滿也事彌其年訓年促事縈事溢於年也莊子大宗師云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列子楊朱云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皆天勞仲尼之說天非獨勞仲尼亦自勞也者司馬云天日行一周踰一度未嘗休息按易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虞注云天一日一夜過周一度故自強不息本書孝至云天道勞功或問勞功曰日一日勞考載曰功是天亦自勞也天樂天聖樂聖者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為天也學不厭教不倦樂之所以為聖也各樂其道何病之有

或問鳥有鳳獸有麟鳥獸皆可鳳麟乎〔注〕言凡鳥獸之不可得及鳳麟亦猶凡人不可彊通聖人之道曰羣鳥之於鳳也羣獸之於麟也形性豈羣人之於聖乎〔注〕鳥獸大小形性各異人之於聖腑藏正同鳥獸皆可鳳麟乎者孟子云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然則萬類之中各有卓絕謂人皆可以爲聖人者是謂鳥皆可以爲鳳獸皆可以爲麟也羣鳥之於鳳也云云者鳥獸者羽蟲毛蟲之總稱鳳麟特其中之一種形性各異非聖人於民之比不得以羣鳥獸之不可爲鳳麟證羣人之不能爲聖也司馬云聖人與人皆人也形性無殊何爲不可跂及也注言凡鳥獸之不可得及鳳麟亦猶凡人不可彊通聖人之道按世德堂本及作而凡人作凡夫彊作強注腑藏正同世德堂本正作竝

或曰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聖讀而庸行盍去諸曰甚矣子之不達也聖讀而庸行猶有聞焉去之抗也抗秦者

非斯乎投諸火〔注〕斯李斯

聖道無益於庸也者荀子脩身云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楊注云庸凡庸也此因世人以五經爲祿利之路雖日習聖人之教而無裨於身心故以爲謂聖讀而庸行者音義庸行下孟切下庸行同按淵書云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彼音義亦云秦行下孟切然李注云欲讀仲尼之書而行蘇張之辯是弘範讀行如字謂孔子之書是讀之而儀秦行之術是行則此聖讀而庸行者亦謂聖人之經是讀而凡庸之習是行也行字不必讀去聲書去諸者音義去諸巳莒切司馬云言俗儒雖讀聖人之書而所行無所異於庸人盡去此俗儒乎陶鴻慶讀法言札記云夫世之俗儒多矣正之可也黜之可也苟欲去之則必出於始皇之阬儒而後可或人之問不倫甚矣今以上下文義推之或人蓋謂聖道雖高美而無益於人故欲去聖道以爲治即老莊絕聖棄智之意問道篇云孰若無禮而德先知篇云聖君少而庸君多如獨守仲尼之道是泰也皆此意蓋自秦焚詩書微言已絕漢興而後文帝好刑名景帝好黃老武昭以還稍用儒術諸儒始爲章句之學而老氏之書風行已久蔚成政俗當世好之者至以爲過於五經觀本書問答歷及莊周韓非莊韓固去聖道以爲治者也或人之問猶是當時習尚之見耳榮按去謂去諸非謂去俗儒亦

非欲大學道也此憤時嫉俗之意謂口誦學人之言而身爲鄙夫之事虛費日力了無所補則不如廢詞之爲
愈也學讀而庸行猶有問害者謂雖以讀經爲干祿之術然猶得藉是以問學人之教愈於不問術子儒效云
不聞不若聞之是也夫之抗也者音義抗也五官切洪書云海內抗樊下抗秦同舊本皆作抗宋吳作阬可馬
從之宋云阬陷也言學人之道陷矣司馬云言俗儒雖不能行學人之道猶得聞其道而傳諸人愈於亡也若
惡其無實而遂去之則與秦之坑儒何異哉世德棠本因之作阬按此承猶有聞焉而言意謂去讀則併此無
之則抗也云者必與有聞字相反爲義破抗爲阬因非解爲抗樊亦於義未協抗之爲言頑也左傳僖公篇云
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抗頑聲同義近洪甚陳平傳士之頑頓者利無恥者亦多歸漢如淳云頑頓謂無廉隅
也史記鄭生陸賈傳刻印刓而不能投孟康云刓斷無復廉鍔也然則人無廉隅謂之刓頓物無廉鍔謂之刓
斷猶言之則曰頑曰刓其義一也頑頓刓斷本皆無廉鍔之謂引伸之則以爲無分別無智慮之解說文頑梱
頭也段注云凡物渾淪未破者皆得曰梱凡物之頭渾全者皆曰梱頭梱頑雙聲析者銳梱者鈍故以爲愚魯
之稱莊子天下論彭蒙田駢愼到之敬云椎拍輐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輐斷

即刓斷又云而不免於輐斷輐斷亦刓斷也莊子以狀無知之貌明與頑頓義同此以抏爲之抏亦刓也今用於愚魯之義者習以頑爲之而不知抏之即頑猶頑頓之頓今習以鈍爲之而不知頓之即鈍也此言學讀庸行者其於學人之道雖不能行猶有所知若去讀則一無所知直頑而已矣抏秦者非斯乎投諸火者抏秦猶云愚秦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三十四年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然則愚秦者非李斯乎不惟去讀而已且併其所讀者焚之較之猶有聞焉者果孰愚乎矣胡部郎玉縉云抏常徑識爲刓廣雅釋詁刓與絕並訓爲斷斷亦絕也學說庸行者猶有所聞若夫讀則一無所聞是自絕也

非斯李斯按非斯乎之爲指李斯義無可疑宋吳解

亦同司馬云斯此也言諸儒之所以見阮於秦者亦以譽讚庸行好橫議以非世故秦人深疾之併其書焚之若使秦之法遂行於世則舉人之道絕矣如溫公說則阮秦者非斯乎猶云阮於秦者非即此輩請庸行者乎欲以秦法之不可行明俗儒之不可去也然如此解之與投諸火三字文義不貫且橫議非世止俗儒所不肯爲謂秦人所阮者皆是俗儒亦害於理然則溫公此解必不可通也

或問人何尙曰尙智曰多以智殺身者何其尙曰昔乎皐陶以其智爲帝謨殺身者遠矣箕子以其智爲武王陳洪範殺身者遠矣

人何尙曰尙智者春秋繁露必仁且智云知者見禍福遠其知利害蚤物動而知其化事興而知其歸見始而知其終言之無敢譁立之而不可廢取之而不可舍前後不相悖終始有類思之而有復及之而不可厭其言寡而足約而喻簡而達省而具少而不可益多而不可損其動中倫其言當務如是者謂之知多以智殺身者何其尙者此誤以小慧爲智也方言之云智或謂之慧論語好行小慧鄭注云小慧謂小小之才智然則智慧散文亦通故不識智之義者價以小慧當之說文慧儇也苟以儇爲智則智

者乃所以殺其身者矣孟子論盆成括云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趙注云言括之為人小有才慧而未知君子仁義謙順之道達足以害其身也集疏云慧則精明精明則照察人之隱慧則捷利捷利則超越人之先皆危機也即此或問之慝也昔乎皋陶以其智為帝謨者昔乎世德堂本無乎字按此與問神昔乎仲尼潛心於文王矣世德堂本亦無乎字同皋陶古書或作咎繇亦作咎陶俗字作皐音之義皋陶音遙按書序云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棄稷史記夏本紀云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與語帝前皋陶述其謀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正義引帝王紀云皋陶生於曲阜曲阜偃地故帝因之而以賜姓曰偃堯禪舜命之作士舜禪禹禹即帝位以咎陶最賢薦之於天將有禪之意未及禪會皋陶卒又引括地志云咎繇墓在壽州安豐縣南一百三十里故六城東東都陂內大冢也白虎通聖人云何以言皋陶聖人也以自篇曰若稽古皋陶聖人而能為舜陳道朕言惠可底行又旁施象刑維明也箕子以其智為武王陳洪範者書序云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史記宋微子世家云箕子者紂親戚也集解引馬融云箕國名也子爵也索隱引司馬彪云箕子名胥餘馬融王肅以箕子為紂之諸父

服虔杜預以爲紂之庶兄杜預云梁國蒙縣有箕子冢尚書大傳云武王勝殷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漢書五行志云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眞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己而問焉榮按詩書所載聖賢多矣明哲保身其事非一今論智而獨舉皋陶箕子以爲例者皋陶兩更禪讓歷仕三朝箕子先蒙內難繼丁革命遊以上哲克全令名各著彝訓傳於後世子雲自審遭際有類於斯而哇紫之廷不可論治括囊无咎終守吾玄雖語默不同所以全生遠害其道一也是則明道爲大詭身爲小有任斯文之重何取匹夫之疏間荅之旨實存於茲聊借皋箕隱以自喻耳其後班孟堅荅賓戲亦云昔咎繇談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沿襲法言而未知子雲語意之所指若崔寔政論云自古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皋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斯則本孟堅而增益之以爲明良之泛論矣

仲尼聖人也或者劣諸子貢子貢辭而精之然後廓如也

〔注〕精明於戲觀書者違子貢雖多亦何以爲或者世德堂本無者

字仲尼聖人也或者劣諸子貢者吳云叔孫武叔陳子禽皆有是言按見論語彼劉疏云夫子殁後諸弟子切劘砥礪以成其學故當時以有若似聖人子夏疑夫子而叔孫武叔陳子禽皆以子貢賢於仲尼可見子貢晚年進德修業之功幾幾乎超賢入聖是也子貢辭而精之然後廓如也者卽子貢若武叔子禽諸語及孟子所引見其禮而知其政云云是也趙氏佑溫故錄引李光地讀孟子札記云夫子所以超於羣聖者以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使先王之道傳之無窮也宰我子貢有若推尊之意蓋皆以此而子貢獨顯言之如能言夏殷之禮知韶武之美善告顏子爲邦之類皆所謂見禮知政聞樂知德等百王而莫達者也孟子引之以是爲孔子所以異者蓋聖則同德孔子則神明天縱有以考前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非列聖所可同也然則宰我子貢有若雖皆智足以知聖人而惟子貢能明言夫子之所以異於羣聖使後世無所疑惑所謂辭而精之也於戲宋吳本作烏呼觀書者違子貢雖多亦何以爲者學者不以子貢之言爲圭臬篤信孔子之聖超越百王知所宗仰則雖博極羣書亦所謂多多贅矣也論語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

以爲

盛哉成湯丕承也文王淵懿也或問丕承曰由小致大不亦丕乎革夏以天不亦承乎淵懿曰重易六爻不亦淵乎浸以光大不亦懿乎

盛宋吳本作愼屬上章宋云言無愼於子貢之明師道也司馬從之云李本愼作盛屬下章今從宋吳本世德堂本因之作愼按盛哉歎美之辭欲言湯從文之丕承淵懿故先以歎美之辭起之上文雖多亦何以爲明用論語文其下不得更緟愼哉之字也成湯丕承也者白虎通謚云謚或一言或兩言何文者以一言爲謚質者以兩言爲謚故湯死後稱成湯以兩言爲謚也爾雅釋詁云丕大也說文承奉也受也文王淵懿也者詩燕燕毛傳云淵深也爾雅釋詁云懿美也由小致大不亦丕乎者孟子云湯以七十里革夏以天不亦承乎者湯誓云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重易六爻不亦淵乎者文王重卦詳前篇疏繫辭云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浸以光大不亦懿乎者莊子大宗師釋文引向秀注云浸漸也詩文王云文王

在上於昭于天鄭箋云文王初爲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天命之以爲王使君天下也史記周本紀云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七年而崩謚爲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

或問命曰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爲也人爲不爲命請問人爲曰可以存亡可以死生非命也〔注〕是人爲者命不可避也〔注〕大理然者也 或曰顏氏之子冉氏之孫曰以其無避也若立巖牆之下動而徵病行而招死命乎命乎

〔注〕自詒伊戚 命者天之命也者白虎通壽命云命者何謂也人之壽也天命已使生者也論語雍也皇疏云命者稟天所得以生如受天教命也是也可以存亡可以死生非命也者司馬云人事可以生存而自取死亡非天命也按韓詩外傳云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病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欲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衆弱以侮強忿

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卽此文之義命不可避也者孟子云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趙注云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惟順受命爲受其正也或曰顏氏之子冉氏之孫者司馬云言顏淵冉伯牛非不知修人事而顏淵早夭伯牛惡疾何也按論語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邪疏云凡事應失而得曰幸應得而失曰不幸惡人橫夭則惟其常顏回以德行著名應得壽考而反二十九髮盡白三十二而卒故曰不幸短命死矣今本史記弟子傳但云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無三十二而卒之文惟家語弟子解則云顏回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一早死翟氏灝四書考異謂王肅據拾史文于蚤字上妄增三十一三字臧氏庸拜經日記亦云三十一之文不知所本必係王肅僞撰今考公羊傳哀公篇徐疏引弟子傳云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是舊本史記如此今本弟子傳此文下索隱云家語亦云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死可見司馬貞所據史記正作三十二而卒與家語文同故稱家語亦云此邪疏所稱髮盡白三字明用弟子傳語則三十二而卒之說亦本史記與公羊疏所據同也然則舊本史記家語於顏子卒年同同作三十二今史記作蚤家語作三十一皆後刻書

者所改竄歲二家以三十一之文爲子雍增造失考已甚毛氏奇齡論語稽求篇又據王肅家語注有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之語謂舊家語本原是三十一歲坊本誤作二字則以不誤爲誤也肅注孔子年六十一當是六十二之誤然伯魚卒時孔子年且七十顏子卒又在其後謂鯉也死有棺而無槨爲設事之辭斷不可通以顏淵少孔子三十歲計之孔子七十顏已四十則三十二而卒之說固自相抵梧稽求篇因謂弟子傳所云少孔子三十歲者原是四十之誤錢氏坫論語後錄亦同此說然子路少孔子九歲若顏淵少孔子四十歲則與子路相差至三十以上而論語記顏淵季路侍猶先淵後路於義可疑人生四十而仕顏子甫在立年孔子遽謂行藏與共亦嫌過早故李氏錯尙史推定顏子享年四十有一四書考異亦同拜經日記謂顏子卒年四十說皆近理金氏鶚求古錄禮說謂顏子之卒與子路相近而稍先時孔子年七十二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則其年四十二也古三四字皆積畫每多互譌此蓋四誤爲三也其言最尤然則舊本史記三十二而卒乃三十二而卒之誤子雍僞據誤文生疑若以爲僞撰則必不自爲此矛盾矣洪範六極一曰凶短折僞傳云短未六十折未三十孔疏云傳以壽爲百二十年短者半之爲未六十折又半爲三十是則六十以下猶當爲短況四

十二耶至若顏淵十八之說見問神疏則潘氏集箋所謂按諸經傳無一合者此眞不足辯者矣又論語伯牛
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弟子之傳云冉耕字伯牛孔
子以爲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淮南子精神冉伯牛爲厲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古以惡疾爲癩禮
婦人有惡疾去以其癩也韓詩解芣苢之詩謂蔡人之妻傷夫惡疾雖遇癩而不忍絕劉孝標作辨命論遂謂
冉耕歌其芣苢正指是也武氏億羣經義證云厲癩音相近史記豫讓傳漆身爲厲注音賴索隱曰惡瘡病也
又論衡命義篇伯牛空居而遭惡疾是致病之由又可附見疏家皆不及之論語劉疏云白虎通壽命篇命有
三科有遭命以遇暴遭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逢亂君下必災變暴至天絕人命下云冉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
疾孔子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是則孔子此歎蓋傷時無實君有道之士多致天病與哭顏淵同意曰
以其無避也者即所謂行善得惡曰遭命是也若立巖牆之下云云者孟子云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司馬云巖牆欲危欲崩之牆也動而微病即詩傳所謂病共殺之行而招死即詩傳所謂刑共殺之兵共殺之
者皆自取之而非命故曰命乎命乎也 注是人爲者按世德堂本者作也 注大理然者也按世德堂本無

此注注自貽伊戚按世德堂本作自詒伊慼

吉人凶其吉〔注〕居安思危存不忘亡凶人吉其凶〔注〕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也惡積而罪彰滅身之凶至也司馬云楚莊王以無災爲懼曰天豈棄忘寡人乎是得吉猶以爲凶也紂淫虐將亡災異並臻而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爲廢人事而任天命得凶而以爲吉也按此亦識王莽之辭莽傳云天鳳三年二月乙酉地震大司空王邑上書顧乞骸骨莽曰夫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動靜辟翕萬物生焉十月戊辰王路朱鳥門鳴晝夜不絕崔發等曰虞帝闢四門通四聽門鳴者明當脩先聖之禮招四方之士也於是令羣臣皆賀所舉四行從朱鳥門入而對策焉四年莽遣使者卽赦盜賊還言盜賊解輒復合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因以愁民民窮悉起爲盜賊莽大怒免之其或順指言民驕黠當誅及言時運適然且滅不久莽說輒遷之此眞所謂凶人吉其凶也子雲以天鳳五年卒以上諸事皆子雲晚年所聞見故有此言注居安思危存不忘亡按世德堂本無此注　注以小

至至也按世德堂本亦無此注

辰乎辰〔注〕歎時逝也曷來之遲去之速也君子競諸〔注〕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小爾雅廣言云競逐也注歎時逝也按爾雅釋訓云不辰不時也是辰即時也漢書蒯通傳云時乎時不再來顏注云此古語歎時之不可失

謣言敗俗謣好敗則姑息敗德〔注〕則法君子謹於言慎於好亟於時〔注〕亟急謣言謣好治平本作謣言謣好音義謣女耕切謣謣天復本作謣謣音於又音紆安言也按謣訓安言引伸爲凡安之稱安言者謹於言之反安好者慎於好之反猶姑息者亟於時之反若作謣言謣好則義不相應此形誤之顯然者司馬依天復本作謣謣世德堂本從之甚是今亦據改謣言敗俗者音義敗俗必邁切下同又如字按廣雅釋詁敗壞也司馬云安言者不知而作惑亂後生故敗俗也按即自序所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也謣好敗則者音義謣好呼報切下於好好文同司馬云安好非聖之書敗先王之法按即修身所謂好輕則招淫也姑息敗德者姑息古語苟安之謂司馬云宴安鴆毒故敗德按檀弓云姑

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明姑息爲德之賊也君子諱於言慎於好亟於時者音義亟於紀力切謹慎則無妄亟則無苟安無妄言故民聽不惑俗之所以正也無妄好故民志不淫法之所以立也無苟安故自彊不息德之所以修也 注則法按世德堂本無此注 注亟急按世德本亦無此注說文亟敏疾也廣雅釋詁亟急也

吾不見震風之能動聾聵也〔注〕雷風非不猛不能動聾聵聖教非不明不能化頑嚚音義聵五怪切說文聵生而聾也陸士衡演連珠李注引無之字 注雷風非不猛按弘範以震爲雷則震風不列爲義然吾子云震風陵雨然後知夏屋之爲幈幪也震風與陵雨對文明非雷風則此亦當與彼文同義猶云怒風耳不猛世德堂本作不烈 注聖教至頑嚚按不明世德堂本誤作不服頑嚚治平本作頑嚚之人於文爲衍今依世德堂本删之人字

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或人不諭曰未之思矣曰治則見亂則隱〔注〕隨時之義美之大者治見亂隱

鳳之德也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注〕君子潛神重玄之域世網不能制禦之鷦明遴集食其絜者矣〔注〕遴集者類聚羣游得其所也鷦明非竹實之絜不食君子非道德之祿不居鳳鳥蹌蹌匪堯之庭〔注〕蹌蹌者步趾之威儀也言其降步于堯之庭非堯之庭則不降步也音義在治直吏切下同御覽九百十五引作在位誤未之思矣曰治則見亂則隱司馬云光謂曰衍字按語有閒斷故更著曰字非必衍也音義見賢遍切論語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注云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吾已矣夫者傷不得見也說苑辨物云夫惟鳳爲能究萬物通天祉象百狀達于道去則有災見則有福覽九州觀八極備文武正王圖嚴照四方仁聖皆伏故得鳳之像一者鳳過之得二者鳳下之得三者則春秋下之得四者則四時下之得五者則終身居之論衡指瑞云儒者說鳳皇麒麟仁聖禽也思慮深避害遠中國有道則來無道則隱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者廣雅釋訓冥冥暗也素問徵四失論窈窈冥冥王

注云言玄遠也說文隿繳射飛鳥也按經傳通以弋爲之易小過公弋虞注云弋矰繳射也按矰者短矢繳者生絲縷以繳繫矢而射謂之弋故曰矰繳射晉義弋人何篡後漢書逸民傳序引揚子作弋者何篡宋衷注云篡取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弋人執矰繳何所施巧而取焉喩賢者深居亦不羅暴亂之害今篡或爲慕誤也按文選范蔚宗逸民傳論李注引法言宋衷注如此後漢書此傳章懷太子注云篡諸本或作慕法言作篡下引宋衷曰篡取也云云至不離暴亂之害也與選注引同而文字小異其下云然今人謂以計數取物爲篡亦取也然則選注今篡或爲慕誤也乃崇賢所加音義亦以爲宋衷注語疏矣溫公集注據晉義此條遂改慕爲篡云光謂逆取曰篡榮按治平本作慕錢本同御覽九百十六引亦同音義出弋人何篡是其所據本如此又音義往往引天復本異文此不及之明天復本亦作慕藝文類聚九十引亦作慕張九齡感遇詩云今我游冥冥弋者何所慕用法言語而以慕與顧樹懼惡爲韻其非篡誤可知是唐初所行法言多作慕然則作篡者宋衷本作慕者李軌本慕者貪義欲得之謂淮南子原道誘慕於名位高注云慕貪也漢書董仲舒傳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此言慕猶彼言羨於義甚順較宋衷本爲優今文人承用乃以作慕爲誤妄

也鵾明遷集食其絜矣者晉義鵾明上晉焦說文曰東方發明南方焦明西方鷫鷞北方幽昌中央鳳皇又司
馬相如傳云鷫鷞己翔乎寥廓之宇又樂緯云鷫鷞狀如鳳皇按續漢書五行志注引叶圖徵云似鳳有四三
曰焦明長喙疏翼圓尾身義戴信嬰仁膺知負禮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李注引樂緯云鷫鷞狀似鳳皇身禮戴
信嬰仁膺智負義併引宋均注云身禮質赤色選注所引樂緯即叶圖徵文而禮義字與續漢志注引互異禮
赤義白焦明南方鳥故身禮與鷫鷞西方鳥身義者不同南齊書五行志引叶圖徵云焦明鳥質赤劉志注此
文禮義字誤倒當以選注為正又鵾鷞之鷞玉篇雁京切鳥似鳳廣韻武兵切似鳳南方神鳥溫公集注引相
如傳樂緯字皆誤鵰乃云光謂說文朋及鵬皆古鳳字也鳳鳥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為朋黨字不知
焦明肅爽等皆合二言為一名俗施鳥旁故有鷞字此與古文以為鳳字之鵬絕不相涉也晉義達集鄰振切
宋吳竝云遴行難也義本說文彼段注云引伸為遴選選人必重難也然則遴集者審擇所止不輕集也絜世
德堂本作潔按潔清字古止作絜廣雅釋言云絜靜也靜者瀞之省說文瀞無垢薉也今皆以淨為之經解云
絜靜精微易教也絜靜即潔淨也說文無潔莊子秋水云南方有鳥其名鵷雛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

泉不飲釋文引李頤云鵷雛鸞鳳之屬也按南方鳥鳳屬即鷦明然則鵷雛者鷦明異名非梧桐不止是遴集也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是食其絜也鳳鳥御覽九百十五引作鳳皇非矜義蹌七羊切鳳鳥蹌蹌匪堯之庭者皋陶謨云下管鞉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皇來儀說苑辨物引書鳥獸鶬鶬鳳皇來儀字作鶬尙書大傳引舜時樂云舟張辟雍鶬鶬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喈喈興說苑引書合明今文尙書如此說文蹌篆下引虞書鳥獸蹌蹌周禮大司樂鄭注引同則古文經作蹌子雲於書皆用歐陽此文亦當作鳳鳥鶬鶬今作蹌者乃校書者依僞孔改之廣雅釋言云匪彼也按古無輕脣音匪彼聲近故詩多以匪爲彼詳見經傳釋詞藝文類聚九十九引尙書中候云堯即政七十載鳳皇止庭巢阿閣讙樹淮南子繆稱云昔二皇鳳至於庭三代至乎門周室至乎澤德彌麤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按鴻喩避人之士鷦明喩避地之士鳳鳥喩避世之士鴻者隨陽而至有稻粱之謀然羽翼以就一舉千里雖有矰繳將安所施猶避人之士雖不能預擇治亂然色惡言惡則去終免辱殆鷦明則擇木而棲擇食而食猶避地之士不仕亂朝不受非義之粟若鳳鳥則惟至德之世游於門庭猶避世之士必天下有道然後一見也論語云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

其次辟言子華子神氣云吾聞之太上違世其次違地其次違人 注潛神重玄之域按陸士衡漢高祖功臣
頌重玄匪奧李注云重玄天也 注遷集者類聚羣游按弘範讀違爲鱗故訓爲類聚羣游司馬長卿難蜀父
老云二方之君鱗集仰流李注云鱗集相次也漢書楚元王傳云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顏注云言
其相次如魚鱗然則鶴明鱗集喻衆賢竝進也 注蹌步趾之威儀也按鳥獸蹌蹌禹本紀作鳥獸翔舞步
趾即翔舞之謂詩楚茨毛傳云濟濟蹌蹌言有容也威儀即有容之謂說文蹌鳥獸來食聲也玉篇引作食穀
聲孫氏星衍書今古文注疏云此古文說以蹌蹌爲樂聲如鳥獸之來食穀不以爲眞鳥獸也榮謂眞言形況
以聲爲義往往與本義迥別許君蹌字之訓自當有本然不必爲古文書說其引書者亦但示古文尙書蹌蹌
字如此非以爲說解之證王氏筠說文釋例云蹌下引書則眞言之形容之詞也與食穀聲毫不相涉爲得其
義大司樂賈疏引鄭君書注云鳥獸蹌蹌謂飛鳥走獸蹌蹌然而舞也然則蹌鶬蹌字異而義同夫樂聲而如
鳥獸食穀豈復可聽古文卽有異義不容怪誕至此係說誤也

亨龍潛升其貞利乎〔注〕貞正也利者義之和美龍潛升得

正之利或曰龍何如可以貞利而亨曰時未可而潛不亦貞乎〔注〕得潛之正時可而升不亦利乎〔注〕得義之和潛升在已用之以時不亦亨乎〔注〕行止不失其所得嘉之會亨龍潛升其貞利乎者乾元亨利貞子夏傳云亨通也利和也貞正也初九潛龍勿用沈子驎士注云稱龍者假象也天地之道有升降君子之道有行藏龍之爲物能飛能潛故借龍比君子之德也按前篇云時飛則飛時潛則潛此變飛言升者升雖見龍飛龍而言也龍何如可以貞利而亨世德堂本無如字時未可而潛不亦貞乎者初九潛龍勿用干寶注云陽在初九十一月之時自復來也初九甲子天正之位而乾元所始也陽處三泉之下聖德在愆俗之中此文王在羑里之爻也雖有聖明之德未被時用故曰勿用逸周書謚法清白守節曰貞時可而升世德堂本無時字時可而升不亦利乎者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干云陽在九二十二月之時自臨來也二爲地上田在地之表而有人功者也陽氣將施聖人將顯此文王免於羑里之日也故曰利見大人又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干云陽在九五三月之時自夬來也五在天位故曰飛龍此武王

克紂之爻也聖功既就萬物既覩故曰利見大人矣潛升在己用之以時不亦亨乎者內有其德而行合乎宜貞而不諒利而非貪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孰能知之故曰亨也　注美龍潛升得正之利按治平本如此鐘本同世德堂本作得正之和榮謂此以正釋貞以利釋利疑當作德正而利其作得正之和及得正之利者皆涉下兩注而誤耳

或問活身曰明哲（注）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或曰童蒙則活何乃明哲乎曰君子所貴亦越用明保慎其身也（注）越於如庸行翳路衝衝而活君子不貴也或問活身者莊子至樂云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又云列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又云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故欲間其義童蒙則活何乃明哲者易蒙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釋文云蒙蒙也稚也稽覽圖云無以教天下曰蒙方言云蒙萌也童鄭云未冠之稱廣雅云癡也按童蒙疊韻連語無知之貌淮南子齊俗云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法言序倥侗顓蒙顓

注引鄭云童蒙無知也司馬云言愚者乃所以全生若莊子論樸云社支離疏按易蒙云童蒙吉象日童蒙之吉
順以巽也王注云付物以能不勞聰明功斯克矣故云何乃以明哲也君子所貴亦越用明保慎其身者吳云君子
所以貴而巽於童蒙者亦日用明哲保慎其身也越日也此以保慎二字連讀晉書曹毗傳載毗對儒云虞公
潛業巖以頤神梁生遹南越以保慎當是用法言語則曹亦讀保慎連文業謂明保字用洛誥公明保予沖子
僞傳云言公當明安我童子慎其身字用皋陶謨慎厥身修及詩燕燕淑慎其身用明保慎其身謂以明安之
道謐慎己身耳庸行翳路衛衛而活君子不貴也者晉義翳路鳥計切宋云庸愚也翳塞也吳云翳路言多也
俞云漢書甘泉賦迺登夫鳳皇兮而翳華芝注引韋昭曰翳隱也如庸行翳路謂以庸愚之人而行翳隱之路
也衆謂庸說爲容莊子胠篋容成氏六韜大明作庸成氏容亦翳也行亦路也容行翳路僞文以足句耳周禮
巾車三侯三獲三容鄭司農云容者乏也待獲者所蔽也爾雅釋宮容謂之防郭注云形如今牀頭小曲屛風
唱射者所以自防隱又月令羅網畢翳鄭注云翳射者所以自隱也管子小匡兵不解翳弢注云翳所以蔽兵
是容翳竝隱蔽之器引伸之得爲凡隱蔽之稱釋宮又云路場猷行道也是行與路亦同詁容行翳路謂障蔽

其當由之道令不知所趨嚮也吳胡部郎玉縉云公羊傳隱元年疏引春秋說庸者通也庸行即通道醫者隱也通與隱相反為義庸行醫路猶言通衢僻徑也按胡說亦可備一義衝說文作衝從行童聲今多作衝俞云此衝字即上文童蒙之童因或人言童蒙則活故楊子應之曰衝衝而活君子不實也字不作童而作衝者承上庸行醫路為文故從行作衝也陶氏鴻慶讀法言札記云衝衝讀為憧憧易咸卦憧憧往來劉瓛注意未定也五百篇衝衝如也義同按陶說是也廣雅釋訓云衝衝行也衝衝而活謂行無趨嚮隨來往來罔之生也幸而免耳　注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按詩烝民文世德堂本此注上有祕曰字而無既且二字則以為吳司封語謨也　注越於按世德堂本無此注爾雅釋詁粵于爰曰也于於粵越聲近義同詳見經傳釋詞

楚兩龔之絜其清矣乎【注】楚人龔君賓龔長倩也當成哀之世故為諫大夫俱著令聞號曰兩龔王莽篡位之後崇顯名實復欲用之稱疾遂終身不仕絜清其志者也

蜀莊沈冥【注】蜀人姓莊名遵字君平沈冥猶玄寂泯然

無迹之貌是故成哀不得而利之王莽不得而害也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注〕所謂沈冥也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注〕久幽謂賣卜於成都舉茲以旃不亦珍乎吾珍莊也居難爲也〔注〕人所不能非難如何不慕由即夷矣何毚欲之有〔注〕許由伯夷無欲之至既不可害亦不可利楚兩龔之絜其清矣乎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引同蜀莊沈冥漢書引作蜀嚴湛冥按後漢明帝名莊故改莊之字曰嚴漢書孟康注云蜀郡嚴君平湛深元默故無欲也音義引此注作淵默按當作玄默以深釋湛以玄默釋冥也顏注云湛讀曰沈吳曹侍讀元忠云此顏據李本法言改讀世說新語棲逸篇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劉孝標注引楊子李軌注字竝作沈王元長曲水詩序李注引侯巴云嚴君平常擬不事沈冥而死亦絜矣按此侯氏法言注之僅見者不作苟見不治苟得漢書引同顏云不爲苟顯之行不事苟得之業司馬云見賢遍切養諸內而晦諸外不苟徇名而求利久幽而不

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隨各本皆作隋晉義作隨是其所據本如此今從之漢書引同顏云隨隨侯珠也隨和
和氏璧也諸之也按李斯上秦始皇書云有和隨之寶淮南子覽冥云縣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
之者貴高注云隋侯漢東之國姬姓諸侯也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傳之後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隋
侯之珠蓋明月珠也楚人卞和得美玉璞於荊山之下以獻武王王以示玉人玉人以爲石刖其左足文王即
位復獻之以爲石刖其右足抱璞不釋而泣血及成王即位又獻之成王曰先君輕刖而重剖石遂剖視之果
得美玉以爲璧蓋純白夜光舉茲以旃不亦珍乎治平本珍作寶錢本作珍晉義本同今從之漢書引亦作珍
顏注云旃亦之也言舉此人而用之不亦諸國之寶乎俞云旃字義不可通咸曰旃之也言舉此諸德以譏之莊
亦寶也則增出識字矣旃疑稱字之謨禮記射義篇注曰稱猶言也按曲圜僅讀宋注知以字之爲語助而末
檢漢書顏注不知此以字之當訓用也論語云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馬注云我爲大夫雖不見任用
必當與聞也正此文以字之確詁陶氏鴻慶讀法言札記云承上言隨珠和璧皆以用而見珍惜蜀莊生不遇
時故才不見用耳是也吾珍莊也居難爲也者經傳釋詞云居詞也易繫辭傳曰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

矣鄭王注竝曰居辭也詩柏舟曰日居月諸正義曰居諸者語助也故日月傳曰日乎月乎不言居諸也十月之交曰擇有車馬以居徂向居語助言擇有車馬以徂向也生民曰其香始升上帝居歆居亦語助上帝居歆上帝歆也禮記郊特牲曰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居亦語助居參之參之也然則此居難爲也居亦語助猶易云居可知也不慕由卽夷矣華陽國志蜀郡士女讚自注引作不慕夷則由矣何魏欲之有音義魏欲士銜切貪也俗本作利欲宋吳本作利欲宋云何利欲之能動按音義是也魏讀爲饑玉篇饑不嫌也廣韻饑不廉說文無饑古止作饑言君不非許由伯夷之志不志豈復有貪欲之念擾其中乎陶氏鴻慶讀法言札記云莊當王氏擅權慕伯夷之行許由實非其類楊子不欲顯言故游移其辭以寓意耳　注楚人至者也按世德堂本此注惟有楚人龔君賓龔長倩八字以下皆刪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竝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勝爲郡吏三舉孝廉再爲尉壹爲丞州舉茂才爲重泉令病去官哀帝徵爲諫大夫數上書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二歲餘遷丞相司直徒光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復還勝光祿大夫勝言董賢亂制度繇是逆上指後歲餘勝乞骸骨出爲渤海太守積六月免歸上復徵爲光祿大夫會哀

帝崩王莽秉政勝遂歸老于鄉里莽既篡國遣五威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即拜勝爲講學祭

酒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勝稱病篤使者要說

勝遂不復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勝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龔舍以龔勝薦徵爲諫大夫

病免復徵爲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遣使者即拜舍爲太山太守舍家居在武原使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廷拜

授印綬舍曰王者以天下爲家何必縣官遂於家受詔便道之官既至數月上書乞骸骨上徵舍至京兆東湖

界固稱病篤天子使使者收印綬拜舍爲光祿大夫數賜告舍終不肯起乃遣歸舍亦通五經以魯詩教授舍

年六十八王莽居攝中卒地理志楚國高帝置宣帝地節元年更爲彭城郡黃龍元年復故縣七彭城留梧傅

陽呂武原甾丘按今徐州府地勝彭城人舍武原人故皆爲楚人彭城今府治武原今邳州西北漢書舍字君

倩此注作長倩蓋弘範所據漢書如此今漢書作君倩疑涉上文勝字君賓而誤　注蜀人姓莊名遵字君平

按地理志後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文章冠天下顏注云遵即嚴君平而王貢兩龔鮑傳顏注引三輔決錄云

君平名尊尊遵字異按名遵字平蓋取洪範遵王之道王道平平爲義則作遵是也華陽國志蜀郡士女讚自

注云厥遵字君平成都人也 注沈冥猶玄寂泯然無迹之貌按弘範喜老莊故其言如此司馬云光謂沈冥言道德深厚人不能測棨謂沈冥者幽遠之貌言其潛隱之深即下文所謂久幽而不改其操非專指道德言也 注是故成攻不得而利之王莽不得而害也按以上三注世德堂本皆節去王貢兩龔鮑傳云蜀有嚴君平揚雄少時從游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眞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 注久幽謂隱卜於成都按世德堂本亦無此注王貢兩龔鮑傳云君平卜筮於成都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句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埶導之以善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萬餘言皇甫謐高士傳云蜀有富人羅沖者問君平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沖爲君平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沖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

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爲業不下牀而錢不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乎沖大愍君不數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竟不仕　注許由伯夷無欲之至既不可害亦不可利按弘範訓魏爲害訓欲爲利故釋之如此荀子脩身云傷良曰讒害良曰賊廣雅釋詁云讒賊也魏讒同聲通用孟子養心莫善於寡欲趙注云欲利欲也然則何魏欲之有謂讒賊之所不能加利欲之所不能動也

或問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恥有諸曰好大者爲之也顧由無求於世而已矣允喆堯儃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注〕允信也喆知也好大累克巢父灑耳不亦宜乎〔注〕累積克勝也積大言以相勝也巢父洗耳河瀕河主逐之皆非通理之談靈場之威宜夜矣乎〔注〕靈場鬼神之壇祠也靈壇所以爲威可冥夜不可經白日偏謬之談可獨說不可核諸實或問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恥有諸者莊子逍遙遊云堯讓天下於許由

日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
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
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
不越樽俎而代之矣釋文許由隱人也隱於箕山司馬云穎川陽城人簡文云陽城槐里人李云字仲武按亦
見呂氏春秋求人史記伯夷列傳云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好大者為之也顧由無求
於世而已矣者吳云好大言者為此無其實由隱者也無所求於世其行止此耳按陸士衡演連珠李注引讖
周古史考云許由堯時人也隱箕山恬怕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終不肯就時人高其無欲遂崇大之曰堯
將以天下讓許由由恥聞之乃洗其耳讖語正本此文允喆堯嬗舜之重世德堂本喆作哲按說文哲知也喆
古文哲從三吉喆即古文哲之省詩下武世有哲王釋文哲王本又作喆又抑靡哲不愚釋文出靡喆云本又
作哲晉書文帝紀惟公經德服哲何超音義服哲本或作喆與哲同此文治平本銓本皆作喆當是舊本如此
音義嬗舜嬋戰切按說文嬗一曰傳也漢書律歷志云舜處虞之嬀汭堯嬗以天下此正字也經典多假禪為

之孟子云斯虞禪或假擅為之荀子正論云堯舜擅讓此文則以僤為之後人於擅擅字習用禪讓故律歷志
顏注云擅古禪讓字也正論楊注云擅與禪同此文司馬注亦云僤與禪同也伯夷列傳云堯將遜位讓於虞
舜舜禹之閒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
難也尤赫堯僤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者重猶難也言學者誠知堯禪舜之難則知必無輕以天下讓許由之
事也巢父灑耳治平本灑作洗今依錢本音義灑耳音洗是音義本亦作灑也實皆酒之假說文酒滌也曹子
建七啟李注引皇甫謐逸士傳云巢父者堯時隱人常山居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時人號曰巢父也灑耳事書
傳多屬之許由具見陸士衡演連珠李注引惟彼注又引皇甫謐高士傳云巢父聞許由之為堯所讓也以為
汙乃臨池水而洗耳則以屬之巢父後漢書嚴光傳載光謂光武云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
迫乎演連珠亦云巢箕之叟不眄巨園之幣洗渭之氏不發傳巖之夢李注云書傳之說洗耳參差不同陸既
以巢箕為許由洗耳為巢父且復水名不一或亦洗於渭乎此皆以洗耳為巢父事與法言此文合演連珠劉
孝標注謂或言巢父即許由李注亦云或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則又以巢許為一人然諸

書記巢許問答之語其非一人可知蓋事出假託傳述參差不足怪也　注尤信也諸知也按世德堂本無此

注凡傳注訓哲爲知者晉家皆讀知爲智然方言黨曉哲知也隸釋曉哲義當讀知如字詩鴻雁維此哲人鄭箋

云此哲人謂知王之意及之子之事者則鄭亦以知曉字訓哲哲人猶云曉人也本書孝至云知哲聖人之謂

俊謂智足以知聖人者謂之俊亦以哲爲知曉之知此文允赫明是誠知之義弘範此訓當從本讀司馬云光

謂信以堯禪舜之重爲智則必不輕授天下於由矣失之　注累積至勝也按說文則絫增也俗作累累克訓層

累而上以競高也蓋堯讓天下爲高矣而許由恥之不受是許由高於堯也由恥堯之以天下見讓爲高矣而

巢父聞其言而灑耳則尤高於由也以此相勝可至無窮故曰累克音義累克俗本誤作刻按此以音同而誤

宋吳本作刻吳云累刻猶累日也無異燕說郢書矣注巢父至之談按世德堂本刪此注河瀕治平本作河

濱今依錢本說文瀕水匡也詩召旻釋文引張揖字詁云瀕今濱則瀕是古濱字也藝文類聚三十六引魏隸

高士傳云巢父問由以爲堯所讓以爲汙乃臨池水而洗其耳池主怒曰何以汙我水河主即池主耳　注鑿場

王諸實按世德堂本刪祠也二字冥夜誤宜夜又無偏謬之誤可獨說不可核諸實句治平本核作校此形近

而誤今據錢本訂正說文場祭神道也孟子築室於場趙注云場祭祀壇場也國語楚語壇場之所韋注云除
道曰場漢書郊祀志能知四時犧牲壇場上下氏姓所出者以為宗臣瓚注云平地為場是靈場為鬼神之壇
祠也荀子解蔽云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為伏虎也見植林以為後人也冥冥蔽其明也楊注云冥冥暮夜也
又云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閒疑玄之時正之此人所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注云必以此時定其有
鬼也無有訓以有為無也有無訓以無為有也按荀子以此喩百家異說之蔽法言此文意亦猶是弘範引伸
其辭正用荀義吳云靈壇鬼神之威施於莽夜則見悚慮誕累久之說施於庸常則見信司威焉云施於妄言可以欺
愚不可以誣智竝與弘範義同僉云楊子因或問堯讓天下於許由而為此說靈場者禪位之壇也鄭康成注
尙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為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其後
漢魏之事循用此義故魏公卿上尊號奏有曰遵大鹿之遺訓遂於繁昌築靈壇皇帝乃受天子之籍云云此
靈場之義也楊子以為帝者禪位其事至大其禮至嚴若如或說堯讓天下於許由則以天下之重輕相傳受
靈場之威不必在白日而宜在冥夜矣豈其然乎故曰靈場之威宜夜矣乎說者以靈場為鬼神壇祠斯失其

義且如李說靈場之威實宜於夜矣乎之文施之不當矣按此承好大累克而言靈場之威喻傳言之安夜喻庸愚舊注並皆明憭曲圜以靈場爲禪位之談義轉庸淺至云如李說則矣乎之文施之不當尤爲無理本書用矣乎字多爲唱歎之辭如云人心其神矣乎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聰明其至矣乎雷震乎穴云云其事矣乎儀秦其才矣乎孝至矣乎麟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皆是何云施之不當耶且此與上文不亦宜乎相疊爲文兩宜字兩乎字義皆相應如俞說則屬辭之妙全失矣

朱鳥翾翾歸其肆矣〔注〕朱鳥燕別名也肆海肆也或曰奚取於朱鳥哉曰時來則來時往則往〔注〕取其春來秋往隨時宜也能來能往者朱鳥之謂與〔注〕不愆寒暑之宜能知去就之分朱鳥翾翾歸其肆矣者音義翾翾許緣切飛貌按說文翾小飛也徐氏灝說文注箋云翾者輕擧之貌重言之則曰翾翾廣雅釋訓翾翾翪翪翥翥鶣鶣飛也皆一聲之轉也按此蓋子雲久處僞朝若其拘束思歸蜀不得故見秋燕之去而歎其能肆其志也時來則來時往則往云云者月令仲春之

月玄鳥至鄭注云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又以仲秋之月玄鳥歸注云歸謂去蟄也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爲居左傳昭公篇玄鳥氏司分者也杜注云以春分來秋分去所謂時來則來時往則往也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則以人而不如鳥矣故曰能來而能往者朱鳥之謂與 注朱鳥燕別名也按廣雅釋鳥云玄鳥朱鳥燕也然則朱鳥玄鳥異名同物弘範說正本稚讓宋云朱鳥隨陽之鳥訓雁也雁以時來時往何獨燕哉吳云朱鳥鳳也鳳世德堂本作雁今據纂圖互注本南方朱鳥羽蟲之長大戴禮云羽蟲三百六十鳳爲之長是也此皆杜撰故訓安更舊說廣雅王疏駁宋說云燕頷下色赤故訓之朱鳥且說文云翾小飛也韓詩外傳云翾翾十步之雀是翾翾爲小鳥翾飛之貌惟燕雀之屬爲然故晉夏侯湛玄鳥賦云擢翾翾之麗容揮連翩之玄翼也若鷹色徧體蒼黑不得言朱鳥又翰飛戾天不得言翾翾矣按王說王當鳳翔千仞尤不得以翾翾爲言則吳說亦可以此駁之也 注肆海肆也按胥義云注非也朱鳥往來以時不累其身放肆自遂溢公亦用此說於義爲長五百云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此肆字與同義

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注〕韓

非作書言說難是也而西入關干秦王伏劒死雲陽故
曰何反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曰何也曰君子以禮動
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
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曰
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注〕識其本自挾說
情以說秦韓非作說難之書者音義說難劉伯莊史記
音義曰說難上式揣切下如字司馬正史記
索隱曰說音稅難音奴各本皆誤如今依史記正干切
言游說之道爲難故曰說難各本無曰字今依史記補
又各本此下尙有其書辭甚高云云按此乃索隱解集
史記具載說難篇於韓非傳之義與法言此文全不相
涉音義無引用之理此皆後刻書者依史記竄入故於
故曰說難句既脫曰字又其書辭甚高誤作書其辭皆
妄人竄改之迹也按史記老莊申韓傳云韓非觀往者
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
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
索隱於十餘萬言下云說難者說前人行事與己不同

而詰難之故其書有說難篇又於不能自脫下云言游說之道爲難故曰說難前後自相違異至此義亦可疑蓋韓非書有說難篇有難篇史記原文當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說林難十餘萬言索隱說前人行事云云乃釋難篇之義至下文游說之道云云乃釋說難篇之義自史記傳寫說林二字誤倒讀者乃以內外儲說之說字屬林而以下說字屬難以難爲說難因於索隱難者字及難篇字上各增一說字於是索隱於說難字一篇之中乃有所解不可通矣史記敘韓非著書十餘萬言舉孤憤等五篇目而不舉說難者以下文別有爲說難書甚其一語故不復重出耳韓非子說難云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以下云云皆論游說之難明難讀如字必不得以詰難爲訓也而卒死乎說難者非傳云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幷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集解引戰國策云秦王封姚賈千戶以爲上卿韓非短之曰賈梁監門子盜

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大盜趙逐臣與同社稷之計非所以勵羣臣也王召賈問之賈荅云云迺誅
韓非也按秦策文此非卒以說說難而死之事也愈云下難字衍文也此本云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蓋
傷其知說之難而終以說秦王為李斯姚賈所毀害致死也太史公曰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亦
是此意今作死乎說難義不可通且如此則或人已知韓非之死由於說難矣何以楊子又應之曰說難蓋其
所以死乎然則此文卒死乎說下不當有難字蓋涉上下文竝言說難而衍榮按死乎說難謂以游說之難為
而死難非衍字說難云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索隱云是恩意未深輒誶時政不為所信更致嫌
疑非在秦未見信用而輒短其重臣於王正其所謂如此者身危者知其難而猶犯之終以取死然則非之死
果由於說之難也由圖習知說難為篇目故疑死於說雖為義不可通不知此正用非語以著其不能自脫所
以云何反若無難字則語弱而義不見矣說難蓋其所以死乎者謂以說為難而要之者是正所以取死之道
也司馬云宋吳本無其字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要其不合也者孟子云孔子進以禮退
以義論語云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言義確苦角切司馬云確乎守正不移貌夫說人而要其不合

則亦無所不至矣者論語云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鄭注云言諂佞邪媚無所不至也說之不合非憂邪司馬
云宋吳本作非憂說之不合非邪又云邪佘遮切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者孔子世家云顏回曰
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　注伏歸死雲陽按宋云李斯
遺非藥自殺注謂入關干秦王伏歸死未知其據也今考秦始皇本紀十四年韓非使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
雲陽正義引括地志云雲陽城在雍州雲陽縣西八十里秦始皇甘泉宮在焉此非死雲陽之證非傳惟云李
斯遺非藥使自殺不云非飲藥死秦策訓秦王乃復使姚賈而誅韓非非傳亦云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
死矣明非死以誅賈誼新書階級云古者大臣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
請其罪耳其有大罪者聞令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非之誅死當刑此法故云伏歸耳　注譏其本自挾詭情
以說秦按世德堂脫其字又詭情譏詭憤

或問哲曰旁明厥思問行曰旁通厥德【注】動靜不能由一塗由一塗不可以應萬變應萬變而不失其正者惟旁

通乎問哲曰旁明厥思者說文旁溥也廣雅釋詁旁大也又云廣也司馬云欲知聖人之道宜廣其思問行曰旁通厥德者音義問行下孟切司馬云欲行聖人之道宜廣其德注動靜至通乎按世德堂本靜作情能下有得字聘義孚尹旁達孔疏云旁者四面之謂也史記五帝紀旁羅日月星辰索隱云旁非一方是旁者不由一塗之義繫辭云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律注云夫少則得多則惑塗雖殊其歸同慮雖百其致不二苟識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貫之不慮而盡矣論語衛靈公集解云天下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焦氏循論語補疏云易傳言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何氏倒其文爲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則失乎聖人之指莊子引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此何韓之說也夫通於一而萬事畢是執一之謂也非一以貫之也孔子以一貫語曾子曾子即發明之云忠恕而已矣忠恕者何成己以成物也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舜於天下之善無不從之是眞一以貫之以一心而同萬善所以大也一貫則爲聖人執一則爲異端按焦說甚精此注謂動靜不能由一塗正博取於人之義應萬變而不失其正即一以貫之之義

疏九終

吳　汪榮寶撰

寡見卷第七〔注〕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此其所以發揚德音

〔注〕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按老子文　法言　李軌注

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邇文之視邇言之聽假則偭焉〔注〕歎人皆好視聽諸子近言近說至於聖人遠言遠義則偭然而不視聽或曰曷若茲之甚也先王之道滿門〔注〕言此談過也學先王之道者亦滿門耳曰不得已也得已則已矣〔注〕不得已者官有策試者也得已而不已者寡哉〔注〕夫以策試而後學者爲官也得不策試而好學者爲己也爲己之學也內爲官之學也外外之與內由

南之與北相去甚遠是以概其少也

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者音義好假音遐本或作遐下同按法言序遐言周于天地字作遐漢書本傳載此序作假溫公從之彼注云李宋吳本作假作遐今從漢書於是法言各本假遐字一律改作假矣此文吳祕注云遐一本作假古字也正與音義語相應今世德堂本此假字亦改假不知字惟作假故吳以為古字耳說文無遐古止作假漢書禮樂志假狄合處華山碑思登假之道武斑碑商周假藾繁陽令楊君碑寮類假借皆是亦或以假為之曲禮天王登假釋文假音遐列子黃帝而帝登假張湛注云假當為遐實當為叚說文叚大遠也假假皆同聲通用也邇文之視邇言之聽者說文邇近也邇文謂近代之書邇言謂閭里小知之說假則偭焉者音義偭焉彌兗切吳云至於論遐遠之道則背焉所謂外馳者也偭背也離騷曰偭規矩而改錯按說文偭鄉也繫傳云鄉偭謂微向非正向也故史紀本紀曰項籍謂呂馬童曰非我故人乎馬童面之注云面謂微背之也段注云偭訓鄉亦訓背如廢置徂存苦快之例離騷偭規矩而改錯王逸曰偭背也賈誼弔屈原曰偭蟂獺以隱處應劭曰偭背也項羽傳馬童面之張晏曰背之也張毆傳上具獄事不可卻者為涕泣面而封之師古曰謂偝之也惠氏定宇左傳補注曰

面縛之謂反背而縛之考工記審曲面勢先鄭釋以陰陽之面背許言鄉不言背者述其本義也古通作面先王之道滿門者司馬云言學先王之道者所在滿於師門不爲少按學記云古之學者家有塾鄭注云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堂謂之塾孔疏云周禮百里之內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謂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恆就教於塾故云家有塾然則門謂閭門先王之道滿門謂誦詩讀書之聲充溢閭塾也得已則已矣司馬云宋吳本作得已則至矣按至者止之誤止亦已也吳云如得已則各得至其所至矣所至通文通言此據誤文生義失之得已則已者書非策試所須則不以爲學一也干祿既得則廢其所習二也可以他途進者則無事於稽古三也注歎人至視聽按世德堂本無此注李以偭然爲形況不視聽之辭似不用本義爲訓蓋讀爲書也注不得已者官有策試者也按世德堂本亦無此注

好盡其心於聖人之道者君子也人亦有好盡其心矣未必聖人之道也音義好盡呼報切

多聞見而識乎至道者至識也多聞見而識乎邪道者迷

識也〔注〕君子多聞見而心愈眞也小人多聞見而心愈僞也注小人多聞見而心愈僞也按治平本如此錢本同世德堂作情愈僞也浙江書局校刻秦本亦然此據世德堂本改之耳

如賢人謀之美也詘人而從道如小人謀之不美也詘道而從人愈云如猶與也如賢人謀者與賢人謀也如小人謀者與小人謀也如與聲近故得通用說見王氏經傳釋詞宋云美善也說文詘詰詘也朱氏通訓定聲云詰詘疊韻連語曲也凡單言詘者皆曲之轉聲也亦以屈爲之詘道而從人世德堂本而作以按如賢人謀之美也七字連讀如小人謀之不美也八字連讀詘道而從人詘人而從道乃申明美與不美之義司馬云詘如往也往就賢人謀之道則彼將屈人之心以從正道則於兩之字句絕而以美也不美也爲論斷之語蓋因之未得如字之義故句讀亦誤也

或問五經有辯乎曰惟五經爲辯說天者莫辯乎易〔注〕惟變所適應四時之宜說事者莫辯乎書〔注〕尚書論政事

也說禮者莫辯乎禮〔注〕正百事之體也說志者莫辯乎詩〔注〕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注〕屬辭比事之義捨斯辯亦小矣

五經有辯乎者老子云善者不辯辯者不善故以爲問說天者莫辯乎易御覽六百八引作辨下同說事者莫辯乎書意林引作說地按以尚書爲說地似指禹貢而言然於義爲隘蓋妄人取與上文說天字相對改之說理者莫辯乎春秋者喪服四制鄭注云理者義也孟子云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春秋之文則史也其義則孔子取之諸史無義而春秋有義也義有變有因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霣如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春秋書之曰衛侯衎出奔此以變爲義者也晉史書曰趙盾弑其君春秋亦曰趙盾弑其君齊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春秋亦曰崔杼弑其君此以因爲義者也因與變相參斯有美必著無惡不顯三綱以明人道斯立春秋之義遂與天地同功孔氏廣森公羊通義序云漢世謂公羊爲今學左氏爲古學以其書多古文訓讀實達服虔能明之雖時與此傳牴牾而一字予奪必有意日月名號

氏詳略必有說大旨尚不甚相背杜預始變亂賈服古訓以爲經承舊史史承赴告苟如是因爾就簡整齊冊牘云爾荀狐倚相之才優爲之而又何貴乎舉人大凡學者謂春秋事略左氏事詳經傳必相待而行此即大惑魯之春秋史也君子脩之則經也經主義史主事事故繁義故文少而用廣世俗莫知求春秋之義徒知求春秋之事其祝舉經竟似左氏記事之標目名存而實亡矣　注惟變所適應四時之宜按繫辭云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婁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文言云與四時合其序　注尙書論政事也按世德堂本作尙書可論政事春秋繁露玉杯云書著功故長於事史記自序云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　注正百事之體也按世德堂本無此注釋名釋言語云禮體也得事體也　注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按詩關雎序文　注屬辭比事之義按經解云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鄭注云屬猶合也春秋多記諸侯朝聘會同有相接之辭罪辯之事孔疏云春秋聚合會同之辭是屬辭比次褒貶之事是比事也

春木之苞兮援我手之鶉兮[注]春木苞然而生譬若孔氏啟導人心有似援手而進言其純美也去之五百歲其

人若存兮或曰譊譊者天下皆說也奚其存曰曼是爲也天下之亡聖也久矣〔注〕其義雖存言天下無復能尊用聖道者久故也呱呱之子各識其親譊譊之學各習其師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春木之芚兮四句承上章論五經而爲歎美之辭也司馬云李本芚作芒按錢本作芒是元豐監本如此今治平本作芚乃後校書者依溫公集注修改秦校云此音義不出芚字是其本作芒也其實芚是芒非音義本傳寫譌耳按秦說是也芚與鶉存爲韻段表屯聲𦎫聲存聲並第十三部作芒則不韻矣芚芒形近傳寫者少見芚故誤爲芒也湘鄉曾編修廣鈞云芒說文無芚篆書春作萅從艸屯從日芚即萅之省然則春木之芚語意重複疑當作旾木旾與援韻此句首用韻例也說文旾顧也旾木之春猶云顧彼木之春耳舍弟東賓云芚即屯也說文屯難也象艸木之初生屯然而難從屮貫一一地也尾曲此屯之本義也自後通用爲盈滿之蕃聚之義而本義轉徵故更造從艸之芚字當之猶出之本義象艸木益滋上出達及後習用以爲入之反而艸木滋上之義晦乃更造從艸之茁字當之茁即出也榮按東說

是也春木之苞謂五經應時而造若嘉木乘春而出屯然其雖也音義援我音哀鶉兮音純按鶉者苞之假說文苞大也讀若鶉經傳多以純爲之爾雅釋詁云純大也援我手之鶉言天下方溺五經之作如孚人援我以手苞乎其大也吳云孔子以魯哀十六年卒至漢甘露元年子雲始生凡四百二十八歲後天鳳五年子雲卒去孔子凡四百九十八歲言五百歲者舉其成數按吾子云或曰惡覩乎聖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然則五經不亡無異仲尼常在故去聖五百年而其人若存者書在則然也譊譊者天下皆說也者音義譊譊女交切按說文譊恚呼也廣雅釋訓譊譊訴也字亦作嗷說文嗷讙聲也詩賓之初筵載號載嗷毛傳云號亦嗷號呼讙嗷也亦作怓民勞無縱詭隨以謹惛怓鄭箋云惛怓讙譁也訓好爭者也釋文作猶讙譊也然則釁義言之曰讙譊亦曰惛怓重言之曰譊譊皆訓爭訴之聲也音義皆說一本說作訟司馬依宋吳作訟云李本訟作說今從宋吳本世德堂本承之按說訓師說卽下文云各習其師者也舊刻說字多作說浸溼其下半則爲訟矣藝文志云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儒林傳云自武帝立五經博士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所

訓天下皆說也奚其存者正以仲尼沒而微言絕故來說紛呶如此今云其人若存然則存者執謂也背義曼
是莫半切曼衍無極也按小爾雅廣詁曼無也宋氏翔鳳訓集云曼俗通作漫曼是爲也者禁止之辭謂慎毋
作此言也論語云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皇疏云子貢問武叔之言故抑止之使無以爲訾毀朱子
集注云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曼是爲也卽無以爲也之謂言不須以譏譏者爲訴病也蓋諸經師說雖不勝
異義然皆所以發揚雅訓藩衛聖教異於諸子之言非聖無法者今以羣儒之聚訟而逢訓聖道之不復存則
必有以廢經學絕儒術爲便者矣故深譬之明言之不可不慎也天下之亡聖也久矣者亡讀爲無司馬云天
下之無聖人已久矣是也呱呱之子各識其親譏譏之學各習其師者背義呱背孤說文呱小兒啼聲詩曰后
稷呱矣按自來說法言者皆以此爲子雲譏俗學之陋後漢書儒林傳論云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
徒莫之或徒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譏譏之學各習其師也此文宋注云赤子雖識親因其愛而不知禮
之序末學雖習師溺其說而不明道之正矣注云呱呱之子各識其親無他知曉曉之學各習其師但然其師
而已非師則爭義皆相同然此文先云曼是爲也後云精而精之是在其中則譏譏之學各習其師之云決非

鄙寬之語學行云務學不如務求師又云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古未有以爲信其師爲非者漢世學人尤重師法趙氏春沂兩漢經師家法攷云六籍之學盛於漢氏諸儒必從一家之言以名其學左雄傳注所謂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法是也家法又謂之師法外戚傳定陶丁姬易祖師丁將軍之玄孫師古注祖始也儒林傳丁寬易家之始師自夫子傳至寬寬爲大師故以爲始師有始師乃有師法所謂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是也張禹傳蕭望之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翼奉傳元帝問善日邪時孰與邪日者時奉對引師法五行志朱博爲丞相受策有大聲如鐘鳴上問李尋尋對引師法吳良傳東平王蒼上疏薦良日齊國吳良治尚書學通師法經任博士李尋傳治尚書與鄭寬中同守師法劉寬傳注引謝承書云寬學歐陽尚書京氏易韓詩究極師法翟茂傳元帝時學于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究極師法大抵前漢多言師法而後漢多言家法有所師乃能成一家之言師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夫家法明則流派著可以知經學之衍別可以知經文之同異可以知衆儒之授受可以存周秦之古誼漢學之盛盛於家法也此云各習其師即各守師法之謂乃當時學人之通義蓋天下無學承之士即非其所習之師說而信好之何以

爲學學者之各習其師不可以爲陋猶赤子之各識其親不可以爲愚也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者司馬云宋
吳本是作各按學行云以習非之勝是也況習是之勝非乎吾子云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
此是在其中之是卽是非之是謂聖道之正也孟子生之謂性牽章指云孟子精之是在其中漢書儒林傳云
所以罔羅遺說彙而存之是在其中矣皆本此文是孟堅邠卿所見法言竝作是可正宋吳本之誤蓋時無聖
人所賴以見聖道者師說也一師之說不必皆是而斷不容全非要在學者熟思而審擇之取其合於聖人之
言而捨其不合者則聖道之正卽在其所習師說之中也　注春木芚然而生治平本芚作芒秦校云此正文
與注歧異乃初皆作芒後改未盡一按正文改芚則注亦當爾世德堂本作芚然今從之吳胡部郎玉縉云莊
子齊物論聖人愚芚彼釋文引李軌音丑倫反此注曰芚然而生其卽讀爲萬物蠢生之蠢皃　注有似援手
而進按春木之芚與援我手之鶉各爲一義不相連貫檀弓云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上句謂木材文采
如貍之首下句謂執孔子之手攣攣然相親愛彼釋文云女徐音汝是也此擬之爲文春木之芚謂五經之義
理如春木之發生援我手之鶉謂五經之功德如己方溺而援手而出之也弘範合二句說之終嫌牽強胡云

檀弓貍首斑然喻椁材執手卷然言孔子助之治椁義自一貫此援我手云者倒文耳言手援竟然之春木也

春木譬孔子之教手援春木楊子自謂即太玄擬易此書擬論語是也　注言其純美也按世德堂本刪此語

胡云李注言其純美蓋讀鶉爲純　注其義至故也按言當爲然方俗或讀然如言故傳寫誤耳其義雖存釋

其人若存句然天下無復能鎔用聖道者釋曼是爲也句久故也釋天下之無聖也久矣句弘範未得曼是爲

也之義故釋之如此非子雲本旨也世德堂本久故也作久矣

或曰良玉不彫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彫璵璠不作器

言不文典謨不作經

美言不文御覽三百九十引不作至言不文淮南子說林云至味不慊

至言不文至樂不笑至音不叫璵璠不作器初學記二十一引作璠璵按音義出璵璠云上以諸切下附袁切

明不作璠璵治平本錢本纂圖互注本世德堂本皆同說文璵璠魯之寶玉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奐若

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二則孚勝二徐本說文同初學記二十七引逸論語御覽八百四引說文竝作

璠璵段本據改而云法言亦作璠璵今考法言各本皆作璵璠不如段所云陳氏倬敷經筆記歷引古言璵璠

者十餘事以明御覽傳刻之謬則作瑱璠者正也言不文典謨不作經者文心雕龍之宗經云三極彝訓其書言經經也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自夫子刊述而大寶咸耀於是易張十翼書標七觀詩列四始禮正五經春秋五例義既極乎性情辭亦匠於文理故能開學養正昭明有融然而道心惟微聖謨卓絕牆宇重峻而吐納自深譬萬鈞之洪鐘無錚錚之細響矣楊子比雕玉以作器謂五經之含文也阮氏元文言說云許氏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左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何也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耳治事者多故同為一言轉相告語必有愆誤是必寡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始能達意始能行遠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歌詩箴銘諺語凡有韻之文皆此道也孔子於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為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

或問司馬子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

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注]言其奥妙曰若是則周公惑孔子賊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注]無訓解故令之學也非獨爲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帨惡在老不老也[注]鞶大帶也帨佩巾也衣有華藻文繡書有經傳訓解也文繡之衣分明易察訓解之書灼然易曉或曰學者之說可約邪[注]疾夫說學繁多故欲約省之也曰可約解科[注]言自可令約省耳但當使得其義旨不失其科條司馬子長有言曰云云者此史記自序述司馬談論六家要指之語也彼文云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按司馬談習道論於黃子爲黃老之術故其言如此若史遷則講業齊魯之都

觀孔子之遺風所學不同其論亦異史記於孔子作世家稱爲至聖於老子則以與申韓同傳而謂之隱君子軒輊之意顯然可見班孟堅謂遷論大道先黃老而後六經良乖事實胡部郎云史記孔子世家齊景公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曰儒者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談蓋本此不知此晏子欲以沮孔子乃私意非篤論也子長知之故伯夷列傳云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也然則此亦以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云云爲司馬子長有言者蓋世人以語出史記遂不暇更爲區別而法言記或問之語亦但據問直書不復一一糾正耳若是則周公惑孔子賊者謂信如或問所云則周公孔子爲此浩穰雜治之業以誤學者在己則爲悖於人則爲害也惑與賦爲韻古者之學耕且養兪云此本作人古之學者耕且養傳寫誤倒耳古之學者與下文今之學也相對爲文上句用者下句用也亦猶論語陽貨篇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孟子盡心篇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並以者也互用是其例也按漢書藝文志正作古之學者耕且養此可爲曲園說之證然古者之學猶云古人之爲學於義自通不必爲誤倒也三年通一治平本如此世德堂作三年通一經司馬云李本無經字今從宋吳本然則温公所見舊刻皆無

此字蓋三年通一乃當時學人閑習用之語不言經而意自曉法言引用成語故其文如此藝文志作三年而通一藝此孟堅增成其辭宋吳本有經字乃校書者據漢書增之耳藝文志說此文之義云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按弟子傳云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而弟子中如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宓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其他姓字不見於論語之諸賢且有少孔子五十歲以上者計至孔子之卒其年皆未及三十而並已身通六藝則謂儒者以六藝為法累世不能通其學其言不攻自破矣今之學也後漢書儒林傳論引作今之學者沈休文齊安陸昭王碑李注御覽八百十五又王半山集李壁箋引法言並與後漢書同按今之學也承上文古者之學云云而為頓挫之辭自以作也為優曲圓以為此者也互用之例未盡其旨至後漢書惟術引此數語上無所承則改也為者於文為順義各有當故不同耳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帨者音義鞶帨上音盤下音稅藝文志云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

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後漢書儒林傳論云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章懷太子注云喩學者文煩碎也是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乃今之學者用力於其所不必用有以致之耳豈儒術之過也惡在老不老也者音義惡在音烏此對五經不如老子之約而言謂學之難易視爲學之方如何不在書之多寡老子誠約然以今人治經之法治之則枝葉蕃衍亦可至於無窮苟今之治經者皆務貫串求是不爲虛浮無用之說空費日力五經雖博何難之有也學者之說可約邪者前文云讀讀之學各習其師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然精之不如約之精之者用力勤而所得少約之則用力寡而所得多今經說之煩如此終不能求所以約之者耶可約解科者孟子題辭云儒家惟有孟子閎遠微妙緼奧難見宜在條理之科集疏云廣雅釋言云科條也又云科品也蓋當時著書之法各有科等孟子之意指既緼奧難見則宜條分縷析使之井井著明故宜在條理之科解科即條理之科之謂欲求經之易治莫如取一切解科之詳芟其蕪穢存其切要勒爲簡編用資精熟則文不煩而是已在其中學者之說不期約而自約矣 注言其奧妙按世德堂本無此注治平本作言其要妙今依錢本 注無訓解故按

下注云訓解之書灼然易曉是弘範解此章之義以爲古之爲學難今之爲學易其解三年通一不以一爲一
經而以爲篇卷之屬故釋之如此蓋訓解不備則須以己意求之又同時有耕養之事不能專精其業故或曠
日而竟一篇或積久而明一義此古者之學所以爲難至有終身不能究其業者也古者云云卽指司馬談作
六家要指論之時而言時當孝武之世初置五經博士傳業未盛學者通經不易故談有是言也　注鞶大帶
也帨佩巾也按鞶有二義說文鞶大帶也易訟虞注左傳莊公篇服虔注並同太玄周帶其鈎鞶測曰帶其鈎
鞶自約束也孫根碑束鞶立朝此皆以鞶爲帶也內則男鞶革女鞶絲鄭注云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
縉有飾緣之士昏禮記視諸衿鞶鄭注云鞶鞶囊也男鞶革女鞶絲所以盛帨巾之屬爲謙敬晉書與服志宋
書禮志並云鞶古制也漢世著鞶囊者側在腰閒或謂之傍囊或謂之綬囊此皆以鞶爲囊也此鞶帨連文鞶
當爲盛帨之囊非謂大帶漢時鞶囊常繡虎頭爲飾班孟堅與竇憲牋云固于張掖縣受賜所服物虎頭繡鞶
囊一雙東觀漢紀云鄧遵破諸羌賜金剛鮮卑緄帶一具虎頭鞶囊是也後漢書儒林傳論章懷太子注云鞶
帶也字或作帤說文曰帤覆衣巾也是唐時法言別本鞶帨有作帤帨者帤乃鞶之假非用本義也說文帥佩

巾也重文帨　注衣有王易曉按皋陶謨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
倘書大傳云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繢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
服一是華者華蟲藻者藻火皆彰施作服之事所以辨等威故以爲訓解之喻言今之爲學承訓解大備之後
不獨諸經大義皆已條理井然如衣服之有華藻雖一名一物之細亦各分別著明若鞶帨之施文繡學者不
煩思索循誦可曉何必老子之爲易而五經之爲難乎此說與班范二書之義適成相反弘範所以不用二書
之義而別爲此說者蓋以藝文志所云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及儒林傳論所謂繁其章條以合一家之
說者皆元始以後傳業寖盛之事非司馬談論六家要指時所有不可以此當彼論所謂儒者博而寡要務而
少功之說然今之學者云云乃子雲泛論近代俗學之歆不必泥事實爲言弘範以書無訓解爲古人治學之
難煩近聽測假如其說則周孔作經初不自加注釋豈非以甚難之業遺之世人所謂恐且賊者乃實尋而非
反言矣且以文繡之衣分明易綮喻訓解之書灼然易曉亦爲牽強更與下文可約解科之云義不相應然則
弘範此解不如班范二書之長也安陸昭王碑注引此文李軌注云鞶帶帨巾也喻之今之文字多非獨華藻也

巾帶皆文之如繡也與今本不同蓋弘範舊文如此喻今之文字多云云當在衣有華藻文繡之上後校書者據說文改帶巾字爲大帶佩巾而節去喻今之文字多數語耳文繡之衣世德堂本衣作衣服注言自可令約省耳世德堂本耳作爾

或曰君子聽聲乎曰君子惟正之聽〔注〕亦聽耳但不邪荒

平淫拂乎正沈而樂者君子不聽也〔注〕拂違也沈溺也

學記曰其求之也拂子夏曰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

君子聽聲乎者御覽五百六十五引新論云揚子雲大才而不曉音余頗離雅樂而更爲新弄子雲曰事淺易善深者難識鄉不好雅頌而悅鄭聲宜也是當時有以不曉音短子雲者故或以此爲問君子惟正之聽者正謂雅樂義詳吾子疏拂乎正者音義拂符勿切世德堂本作佛按說文弗撟也引伸爲戾爲違經傳多以拂或佛爲之沈而樂者沈讀爲媅說文媅樂也經傳通作耽廣韻媅耽皆丁含切書無逸惟耽樂之從僞傳云過樂謂之耽沈耽皆從冘聲古音相同詩賓之初筵序沈湎淫液之釋文云沈字或作耽皆媅之假音義而樂音洛

沈而樂謂淫過而以爲樂也君子不聽也世德堂本作弗聽淅江局本同注亦聽耳世德堂本耳作爾本注作拂違至音乎治平本無此注今據錢本世德堂本補拂違也世德堂本作佛違也其求之也拂錢本世德堂本皆作佛按學記其求之也佛釋文佛本又作拂弘範所據禮記字正作拂故引以爲此文之證自正義本禮記作佛校法言者因改此注引學記拂字爲佛而正文及注拂違也猶仍其舊治平本見其前後不相應遂將此注刪去而爲五臣注者乃併改正文及注拂違也字悉爲佛以求合於禮記矣引子夏曰者樂記文弘範讀沈爲湛故釋之如此

或問侍君子以博乎曰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焉事博乎或曰不有博奕者乎曰爲之猶賢於已耳〔注〕今之所論自謂侍於君子也侍君子者賢於已乎君子不可得而侍也〔注〕入師難遭也侍君子晦斯光窒斯通亡斯有辱斯榮敗斯成如之何賢於已也〔注〕窒塞侍君子以博乎者博詳見

吾子疏說苑君道云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爲其不博也孔子
對曰爲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也孔子對曰爲行惡道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云齊宣王問匡倩
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博也
是古有君子不博之說故欲知其然否也侍坐則聽言者曲禮云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儳言正爾容聽
必恭鄭注云聽先生之言既說又敬是也有酒則觀禮者樂記云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
孔疏云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者謂饗禮也以其恭敬示飲而已故不得醉也此以不醉爲禮也燕禮云賓醉
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霤遂出鄭注云明雖醉不忘禮此既醉亦有禮也詩
賓之初筵云飲酒孔嘉維其令儀鄭箋云飲酒而誠得嘉賓則於禮有善威儀是也焉事博者音義焉事於虔
切或曰不有博奕者乎曰爲之猶賢於已耳者世德堂本耳作爾論語云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有博奕者乎
爲之猶賢乎已皇疏云博者十二棊對而擲采者也奕圍棊也賢猶勝也已止也言若飽食而無事則必思爲
非法若曾是無業而能有棊奕以消食終日則猶勝無事而直止住者也陶氏鴻慶讀法言札記云爲之猶賢

於已耳疑亦或人之言曰字當在此句下或人蓋引孔子之言以自解言以博侍君子猶賢於無事也如今本則或人之問不成辭矣按不有博奕者乎乃借論語文以明古人有博奕之事非不成辭曰爲之猶賢於已耳者即用論語文碁之謂論語此言之義乃如此不可以爲侍君子以博之說曰字不當在句下侍君子晦斯光云云者音義窒珍栗切亡讀爲無司馬云宋吳本有作存此誤讀亡如字故改有亡爲存以相對耳光通榮成爲韻注今之所論自謂侍於君子也按宋云此文本連下句意未終不當於此注之兼注語大與正文不類頗失楊旨不知此注乃引仲正文之義而增益其辭以起下文正得子雲之旨宋語殊謬 注人師難遭也按世德堂本遺作逢任彥昇王文憲集序李注引任昉雜傳魏德公本謂郭林宗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 注窒塞按世德堂本此注上有祕曰字衍也說文窒塞也

鶡明沖天不在六翮乎拔而傅尸鳩其累矣夫〔注〕拔鶡明之翼以傅尸鳩不能沖天適足爲累耳諭授小人以大位而不能成大功也又言學小說不能成大儒鶡明沖天者鶡

明詳前篇疏呂氏春秋重言云是鳥雖無飛飛將沖天高注云沖主也按讀爲衡廣雅釋詁云衡當也不在六
翮乎者音義六翮下革切爾雅釋器云羽本謂之翮說文翭羽本也翮羽莖也王氏筠句讀云蒼訓羽本無毛
而空中者爲翭衆毛所附者爲翮也拔而傳尸鳩者國語晉語韋注云傳箸也詩鳲鳩毛傳云鳲鳩秸鞠也說
文句讀云說苑反質篇引詩尸鳩在桑高注淮南時則訓同是詩釋文云本又作尸鳲巢序云德如鳲鳩釋文
作尸鳩云本又作鳲乃玉王符潛夫論倚云內懷尸鳩之思則知經典中所有鳲字皆後人改也按荀子勸學
引詩之正作尸鳩今本說苑尸作鳲淮南高注尸作鳴皆傳刻之誤本湖葛氏傳樸堂藏明鈔本說苑吳黃氏藏
北宋本淮南子並不誤陳氏喬樅魯詩遺說考云鳲鳩字古但作尸作鳲者今字也列女傳引詩亦作尸鳩與
荀子同而說苑引詩作鳲鳩此後人用今字改之耳樸國不見明鈔本說苑故云法言各本皆作尸鳩亦舊文
之未改者爾雅釋鳥云鳲鳩鴶鵴郭注云今之布穀也江東呼爲穫穀方言云布穀自關東西梁楚之間謂之
結詁周魏之閒謂之擊穀自關而西或謂之布穀戴氏震疏證云此條之首布穀二字當作尸鳩其累矣夫者
音義其累力爲切按緊辭云德滌而位寧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即此文之義　注適足爲累耳

按世德堂本爲累作以累

雷震乎天風薄乎山雲徂乎方雨流乎淵〔注〕徂往也方四方其事矣乎〔注〕言此皆天之事矣人不得無事也天事雷風雲雨人事詩書禮樂也雷震乎天風薄乎山顏延年曲水詩序李注引作雷霆于天風薄于山廣雅釋詁薄聚也天山淵韻語天聲淵聲段表第十二部山聲段表第十四部文子上德山淵爲韻太玄勤上九亦同其事矣乎者爾雅釋詁事勤也 注徂往也方四方按世德堂本此語在吳注中蓋詞 封承用李義而爲五臣注本者因於李注刪此語也注言此至樂也按孔子閒居云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鄭注云皆人君所當奉行以爲政教

魏武侯與吳起浮於西河寶河山之固起曰在德不在固〔注〕辭在史記曰美哉言乎使起之固兵每如斯則太公何以加諸魏武侯與吳起浮於西河者史記魏世家云文侯卒子擊立是爲武侯孫子吳起列傳云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句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田文既死公叔爲相而害吳起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幷中悼王漢書藝文志有吳起四十八篇入兵權謀家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爲傳云龍門之河在冀州西孔疏云河在雍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界故謂之西河王制云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是河相對而爲東西也墨子兼愛古者禹治天下西爲西河漁竇畢氏沅注云西河在今山西陝西之界宋氏翔鳳孟子趙注補正云魏世家惠王十九年築長城塞固陽固陽漢志屬五原郡在今陝西楡林府谷縣魏河西地爲極北秦本紀正義云魏西界與秦相接南自華州鄭縣西北過渭水濱洛水東岸向北有上郡鄜州之地皆築長城以界秦境在今華州北至楡林縱長千餘里皆魏河西地則魏本盡有河之西岸據全晉之險足以西制秦所謂天下莫強者也按秦本紀孝公元年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閒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河西地

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然則西河本秦晉之界秦厲公以來晉始翟食河西地三家建國而河西地屬魏自此至魏襄王五年予秦河西地以前西河盡在魏封域內故武侯有與吳起浮舟於此之事武侯之立在周安王十六年乙未吳起死楚在安王二十一年庚子中間不過六年魏世家武侯九年使吳起伐齊至靈丘按武侯九年當安王二十四年癸卯起死已久此使與起三字必誤文也起之相楚史稱其明法强兵南平百越北幷陳蔡卻三晉西伐秦為時必不得甚暫而起去魏適楚之前為西河守甚有聲名又更田文公叔之相則亦必非數月閱之事此皆在武侯與起浮於西河以後然則此浮於西河必即武侯初立時事實河山之固者起傳云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按水經河水篇云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實為河之巨阸兼孟門津之名矣此石經始禹鑿河中也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其中水流交衝素氣雲浮往來遙觀者常若霧露沾人窺深悸魄其水尚崩浪萬尋懸流千丈渾洪贔怒鼓若山騰濬波頹疊迄于下口又引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跡遺功尙存昔魏文侯與吳起浮河而下美河山之固即于此也按晉書皆謂是武侯事此作文侯誤也曰在德不在

固者起傳云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周禮夏官序官掌固鄭注云國曰固野曰險按險固散文亦通周禮大司馬負固不服注云固險可依以固者也鹽鐵論險固云故在德不在固又按國策魏策云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不亦信固哉王鍾一作錯侍王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脩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是霸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云云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是起之再爲西河守即以此言也然呂氏春秋長見亦見觀表云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則起之被讒而去西河亦即以此言也美哉言乎使起之固兵每如斯則太公何以加諸纂圖互注本世德堂本均作使起之兵無固字錢本作用兵吳起傳集解引法言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字亦作用按司馬云李本作使起之固兵此固字世德堂亦作用纂圖互注本作固今從宋吳本惜起

之用兵多尙狙詐不能充其言也明集注本注本依宋吳作用而溫公所見李本則作因自五臣注本正文脫用字校刊者以爲宋吳本如此因以作用者爲李本而將集注李本作使起之因兵之因亦改爲用遂使集注惜起之用兵云云與上文今從宋吳本之語不相應矣此承在德不在因云而言故云使起之因兵每如斯蓋險可依以因者謂之因依險以因亦謂之因泛言之則凡安定堅彊及能使安定堅彊者皆謂之因使起之因兵每如斯者謂起知因國以德不以險不知彊兵兵以仁義不以權謀使起本在德不在因之義以治其兵則成爲王者之師故曰雖太公何以加諸注辭在史記按世德堂本無此注

或問周寶九鼎寶乎曰器寶也器寶待人而後寶〔注〕道存則器不亡道亡則器不存周寶九鼎者左傳宣公篇云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漢書郊祀志云有司皆言聞昔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德饗承天祜夏德衰鼎遷于殷殷德衰鼎遷于周周德衰鼎遷于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迺淪伏而不見又吾丘壽王傳云

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周鼎公羊傳桓公篇徐疏云殷衰之時鼎沒於泗水及武王克殷之後鼎乃出見器寶待人而後寶者左傳宣公篇云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傳卽其義按元后之傳初漢高祖入咸陽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於軹道奉上始皇璽及高祖誅項籍卽天子位因服御其璽世世傳受號曰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及莽卽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太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之因涕泣而言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迺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迺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此文當爲此而發

齊桓晉文以下至於秦兼其無觀已或曰秦無觀奚其兼曰所謂觀觀德也如觀兵開闢以來未有秦也〔注〕秦以兵兼而不以德莽以詐篡而不以道言秦兵之無可觀則莽之篡不言可知齊桓晉文以下至於秦兼其無觀已者孟子云仲尼之徒無道桓文

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趙注云孔子之門徒頌述宓戲以來至文武周公之法制耳雖及五霸之心賤薄之是以儒家後世無欲傳道之者此桓文不足觀也說文兼并也秦始皇琅邪臺刻石云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爲皇帝賈誼新書過秦下云周室卑微五霸既滅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勁強淩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獘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此秦之兼不足觀也司馬云言皆尙詐力不以其道而得之雖強大無足觀也秦無觀奚其兼者謂霸業之成必有其道桓文之事遠矣今姑置不言若秦之有天下非幸也荀子議兵云秦人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爲衆彊長久多地以正故秦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又彊國云應侯問孫卿子曰入秦何見孫卿子曰其固塞險形埶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汙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

也不比周不朋黨偶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開聽決然百事不留恬然如無事者古之

朝也故秦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則謂秦無觀者是未知秦之所以為秦也所謂觀觀德也者荀子又云兼

是數者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駁而

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即觀德之謂所謂秦無觀者正謂其去王者之功名遠

也如觀兵開闢以來未有秦也者兵謂武功或人之所謂可觀觀者皆武功之類也如以武功而已矣則古之能

以力征定天下者孰有過於秦者哉秦始皇本紀載丞相約等議云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

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

所不及蓋亦以武功論則此言因未為夸矣至可知按此言五霸之弊極於嬴秦論其兵力

注秦以前代末

有猶外戚之禍竊於新莽觀其邪佞亦書契所無李注正得楊惡宋云此正文義似止論秦兵之由而注兼王

莽亦猶蛇足矣且云莽以詐纂不以道夫豈有以道纂人哉此非謂焉不知古人微文刺譏罕譬而喻子雲於

莽口誅筆伐每託文於秦如重黎云趙世多神又云恐秦末亡而先亡矣又云擄肌及骨而報獨何以制秦乎

又云子弟且欲喪之況於民乎況於鬼神乎詁雖訓秦意實在莽漢書王莽傳贊云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蓺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亢龍絕氣非命之運弘範此注亦同班義宋以爲蛇足可謂不善讀書至注云秦以兵衆而不以德非以詐篡而不以道乃訓秦之得天下由於力征而不由於德以比莽之得天下由於詐取而不由於道非訓莽不以道篡也宋以文害辭益形其陋矣

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注〕楊子貴儒學而賤兵彊魯國嘗爲齊楚所侵所以譏問曰魯不用儒也昔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奠枕于京〔注〕皇皇歸美安枕而臥以聽於京師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注〕章章悚懼也一時暫用猶至於是況能終之乎魯不用眞儒故也如用眞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注〕萬物將自賓魯用儒而削者孟子云淳于髡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趙注

云魯繆公時公儀休為執政之卿子柳泄柳也子思孔
伋也二人為師傅之臣不能救魯之見削奪亡其土地
者多若是賢者無所益於國家何用賢為則此魯訓繆
公時之魯也昔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奠枕于京
者廣雅釋訓惶懼勱也又釋詁勱疾也皇皇卽惶惶學
行仲尼皇皇義與此同劉向九歎征夫皇皇其孰依兮
王注云皇皇惶遽貌奠者停之古字考工記凡行奠水
鄭司農注云奠讀為停士冠禮贊者奠灑笄櫛于筵南
端士昏禮坐奠觶鄭注竝云奠停也內則奠之而后取
之鄭注云奠停地也說文無停古止以奠為之奠停一
聲之轉齊義奠枕章衽切方言云楚衛之閒軫謂之枕
郭注云車後橫木釋名釋車云枕橫在前如臥牀之有
枕也小爾雅廣器云軫謂之枕宋氏訓纂云釋名變後
言前亦就枕生義輿下四面材訓之軫共三面前有式
左右有較軫皆不見唯軫後一面人共見之故諸家皆
以車後橫木釋軫按軫枕亦一聲之轉淺魏以來每以
軫代車字用之四海惶惶停軫於京謂四方諸侯爭先
恐後朝貢京師耳魯周公世家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
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
當國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
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
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

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新語無為云周公制作禮樂郊天地望山川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四海之內奉供來臻越裳之君重譯來朝即其事胡部郎云枕當讀為肬肬即監之正字亦借監為之詳說文內部肬血部監段注此又借枕為肬枕肬同從冘聲也周禮醢人朝事之豆其實非菹醓醢此在第一豆為最尊故楊子特舉之四海皇皇奠肬于京者即詩文王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孝經聖治章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者也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者廣雅釋訓云章章衛衛行也是章章猶衛衛皆謂往來無定之貌子雲羽獵賦章皇周流李注云章皇猶彷徨也左太沖吳都賦輕禽狡獸周章夷猶劉注云周章訓章皇周流也然則雙聲言之曰周章疊韻言之曰章皇重言之曰章章其義同也公羊傳定公篇云齊人曷為來歸運讙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之解詁云齊侯自頰谷會歸謂晏子曰寡人獲過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齊嘗侵魯四邑請皆還之左傳定公篇云夏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孔丘相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晉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孔疏云

八年陽貨入于讙陽關以叛九年伐陽關陽虎奔齊其時虎以讙去鄆與龜陰亦從之皆爲齊所取至今始歸之此齊歸魯侵疆之事逆鄆古字通解詁以逆讙龜陰爲四邑龜也陰也同爲邑名服虔杜預皆以爲龜是山名陰者山北鄆讙龜陰三田耳以地理考之自以服杜之說爲長鄆今曹州府鄆城縣讙今泰安府肥城縣西南龜山在今泰安府新泰縣西南陳氏立公羊疏訓何汶四邑蓋三邑之謂逆也讙也邑也龜陰田也然新語辨惑亦云齊人懼然而恐君臣易操不安其故行乃歸魯四邑之侵地終無乘魯之心則邵公語固有所本不必爲謂文也皇京章疆爲韻魯不用眞儒故也者兪云或人所間魯用儒而削自指魯穆公時事鹽鐵論相刺章曰昔魯穆公之時公儀爲相子柳子原爲之卿然北削於齊以泗爲境南畏楚人西賓秦國或人爲此間意亦猶是楊子則以公儀諸人皆未足爲眞儒必如周公孔子乃見用儒之效故曰魯不用眞儒故也孟子告子篇魯繆公之時云云是魯以用儒而削自戰國時已有此說子思疑亦當作子原不然何以反列子柳之下且果用子思不得謂非眞儒矣觀楊子不用眞儒之說益見穆公之未能用子思也今按鹽鐵論作子思子原非子柳子原說苑雜言引孟子作子思子庚盧氏文弨羣書拾補王氏引之經義述聞皆以子庚爲泄柳字鹽鐵論

作子原疑卽子庚之誤庚原隸形相近也孟子云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然則子思之曾仕繆公固無可疑特繆公不能盡其用故謂之不用眞儒耳如用眞儒無敵於天下者荀子儒效云故人主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後三年天下爲一諸侯爲臣用萬乘之國則舉措而定一朝而伯王氏念孫云伯讀爲白言一朝而名顯於天下也注魯國嘗爲齊楚所侯所以譏間按世德堂本嘗作常所以譏間作故譏間之 注皇皇歸美安枕而臥以聽於京師按吳云皇皇美也莫定也定枕猶言安枕也四海皇皇美盛安枕無庚歸向于京師義同李注依此爲解則莫枕者各安其居之謂然各安其居以聽命於京師而謂之莫枕于京於文爲漏司馬云四海既平則王者安枕于京師說較可通然四海皇皇莫枕于京與齊人章章歸其侯疆相偶爲文歸其侯疆卽就齊人言則莫枕于京亦當就四海言增王者字解之既爲牽強且前後文義參差不相應矣 注章章至終之按世德堂本無此注有吳注云章章宜爲愇愇蓋古通用也愇愇懼也下述魯定公十年夾谷之會云云說文無愇古止作章華嚴經音義引切韻愇懼也此俗字 注萬物將自賓按老子云道常無名朴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

灝灝之海濟樓航之力也〔注〕濟度也言度大海在舟船輿

大治在禮樂航人無楫如航何〔注〕雖有舟航而無楫櫂

不能濟雖有民人而無禮樂不能熙化灝灝之海世德堂本作浩按間明商書灝灝爾又灝灝乎其莫之禦也治平本皆作灝世德堂本灝浩雜出乃傳寫之參差也御覽七百七十一引作灝灝于海按經傳釋詞云于猶乎也又爲歎美之詞論語爲政篇孝乎惟孝釋文云及漢石經乎並作于是也然則灝灝于海猶云灝灝乎海疑舊本如此校書者不知于字之義改爲之字耳濟樓航之力也者司馬云濟謂所以得濟音義樓航或作斻亦作杭按說文作斻方言舟自關而西謂之船自關而東或謂之舟或謂之航左太沖吳都賦劉注云樓船船有樓也航人無楫御覽七百七十一引作舫人無機吳曹侍讀元忠云作舫人者是也說文舫船師明堂月令曰舫人習水者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八引明堂月令曰榜人舫人習水者是舫人乃舟師之稱隸書方亢形近又涉上下文而誤按曹說是也楫機古今字舫人無楫如航何者謂通曉治術之人而不假以政柄不能治國也司馬云海以險艱難航以險國航人以險儒楫以險勢位是也

注雖有至熙化按世德堂本此注全删雖有民人錢本作雖有人民

或曰奔壘之車沈流之航可乎〔注〕言治國及修身者如車奔舟覆故欲救之曰否〔注〕否不也或曰焉用智〔注〕夫智者貴能解患救難也今有患難不能解救故曰焉用智

曰用智於未奔沈〔注〕言奔沈吾猶入也必也使無奔沈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注〕禦災在於未發思患在乎預防奔壘之車沈流之航可乎者司馬云奔壘謂馬驚逸壘抵之敵壘者可謂可救乎兪云說文天部奔走也從天賁省聲故賁與奔古通用詩鶉之奔奔禮記表記引作鶉之賁賁是也奔壘當作賁壘射義賁軍之將鄭注曰賁讀爲僨僨猶覆敗也然則賁壘之車謂車之覆於壘者賁下讀句沈流之航謂舟之沈於流者兩文正相對隱三年左傳鄭伯之車僨於濟車以僨言古語然也按兪說是也韓非子安危云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奔車與覆舟相對亦謂僨車也若顯譚新語云奔車失轄泛舟無機欲以不覆未之有也御覽七

百六十九引則以為奔馳之義此誤讀韓非耳壘當為垒說文垒象墼也段注云墼之者令適未燒者也已燒者為令適今俗謂之增古作塼未燒者謂之墼今俗謂之土墼坺土則又未成墼者積坺土為牆曰厽積墼為牆日垒禮喪服剪屏柱楣注曰於中門之外垒墼為之今本垒皆謂壘急就牆墼壘亦當作垒蓋俗字厽畾之不分者多矣然則垒本積墼為牆之謂引伸之為積土之稱僨垒之車謂車之覆於積土者也可乎當作可救乎李注云故欲救之明其所據本有救字今本無者傳寫偶脫耳用智於未奔沈者司馬云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按素問四氣調神大論云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王注云智之至也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者言車僨舟沈而後求救猶大寒而後索衣裘雖有智者末如之何四氣調神大論云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鬭而鑄椎不亦晚乎注云智不及時也司馬云言不足以為智似失其義注言治國及修身者如車奔舟覆按二句義不可通當有脫誤注否不也按世德堂本無此注注禦災在於未發按世德堂本禦作御

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人斯安矣〔注〕航傾則人危法

亂則國亡乘國者其如乘航航乎者詩七月亟其乘屋鄭箋云乘治也治航謂主航之事者胡部郎云乘如論語有馬者借人乘之乘包注云借人有馬者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宋氏翔鳳發微云借人乘習者則不肯期於善御亦六藝之一然則乘國猶言御國也乘航亦得曰駕航郭鈺詩浩蕩天風駕海航蘇軾賦亦云駕一葉之扁舟是也人斯安矣書鈔一百三十八藝文類聚七十一並引作民斯安矣曾侍讀云蓋唐以前本如此今作人者乃唐人避諱改之按人謂航人不當作民此唐以後人校書者以唐諱民曰人故人遇唐本人字輒還爲民或於所不當改者亦改之也航安則人斯安矣者喩治國者當知爲政之大體國之利害先於一切不得違道以干百姓之譽

惠以厚下民忘其死忠以衞上君念其賞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注〕欲上必以其言下之欲先必以其身後之處上而民不重在前而民不害誠哉是言也〔注〕誠信也惠以厚下民忘其死忠以衞上君念其賞者此言上下報禮之事出於人情之自然非彊而致也易

兌象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詩東山序引作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左傳襄公篇引夏書曰惟帝念功司馬云言志不在於取而自得之是也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誠哉是言也者此引古語以證上文之義惠以厚下者薄於己而厚於民是自後也而民至不愛其死以報之是自後者人先之也忠以衛上者輕其身而重其君是自下也而君必盡禮以尊顯之是自下者人高之也〔注〕欲上至不害按背老子文〔注〕誠信也按世德堂本無此注論語云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皇疏云誠信也古舊有此語故孔子稱而美信之

或曰弘羊榷利而國用足盍榷諸〔注〕盍何不也曰譬諸父子爲其父而榷其子縱利如子何〔注〕有若議十二之稅楊子貶榷利之例卜式之云不亦匡乎〔注〕匡正也桑弘羊榷利之時天下大旱卜式曰獨烹弘羊天乃雨式之所言大匡正矣弘羊榷利而國用足者史記平準書云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弘羊雒陽賈

人子音義權利音角世德堂本作推從手漢書武帝紀天漢三年二月初權酒酤如淳云權音較韋昭云以木
渡水曰權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爲權獨取利也顏云權者步渡橋爾雅謂之石杠今之略約是
也禁閉其事總利入官而下無由以得有若渡水之權因立名焉然則權利之權乃取於步渡橋以爲義字當
從木作權設文權水權橫木所以渡者也朱氏通訓定聲以此爲覈之假設文覈實也考事而笮邀遮其辭得
實曰覈按權者總利入官其義爲專爲獨非考事得實之謂權酒酤之云必當時立此法者所命之名專利謂
之權猶周利謂之能斷古語有然不煩改讀也史記平準書云元封元年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以諸官
各自市相與爭句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賈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漢
書食貨志無縣字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志作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
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
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
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竝志作旁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

令吏志作民得入粟補官志作吏及罪人志作以贖罪
志無此字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
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
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
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
金再百斤爲漢書車千秋傳桑弘羊爲御史大夫八年
自以爲國家興權筦之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怨望
霍光與上官桀謀反遂誅滅讐諸父子爲其父而權其
子世德堂本作爲人父按爲其父之爲于偽切若作爲
人父則爲當平聲卜式之云不亦匡平者平準書云是
歲按元封元年也小旱上令官志作百官求雨卜式言
日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志無
斗字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漢書卜式傳云卜式河
南人也以田畜爲事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
半助邊上不報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召拜爲
中郎歲餘拜緱氏令遷成皋令拜爲齊王太傅轉爲相
會呂嘉反式上書請行死之以盡臣節元鼎中徵式代
石慶爲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郡國不便鹽鐵而船有
算可罷上由是不說式明年當封禪式又不習文章貶
秩爲太子太傅以兒寬代之式以壽終　注盡何不也
按世德堂本無此注　注楊子識權利之例按治平本
例作權錢本同於義難通令依世德堂本改　注匡正

至正矣按世德堂本此注上冠祕曰字則以爲吳注語其文亦小有增損蓋吳襲李語而略改之耳史漢並注云是歲小旱此云天下大旱誤也又正文下式之云當指縣官食租衣稅而已之語此專以請烹弘羊當之亦非

或曰因秦之法清而行之亦可以致平乎曰譬諸琴瑟鄭衛調俾夔因之亦不可以致簫韶矣〔注〕俾使也譬之琴瑟調正則合雅鄭衛則爲淫秦法酷暴雖欲使聖人因之不可以致康哉鄭衛本淫雖使夔拊之而不可致簫韶

因秦之法清而行之亦可以致平乎者漢法多因秦制故以爲問致平謂致治太平譬諸琴瑟鄭衛調者顏延年秋胡詩聲急由調起李注云調猶韻也又義心多苦調注云調猶辭也俾夔因之亦不可以致簫韶矣者樂紀云夔始制樂鄭注云夔舜時典樂者也公羊傳哀公簫韶徐疏引鄭春注云簫韶舜所制樂又引宋均樂說注云簫之言肅舜時民樂其肅敬而紀堯道故謂之簫韶或曰簫韶舜樂名舜樂者其乘簫乎按紀簫韶疊韻連語字亦作箾說文箾虞舜樂曰箾韶言之則曰韶論語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秦法不可以爲治猶鄭聲不

可以為雅極亂之後非撥亂反正無以致太平荀子脩身云以國亂而治之者非按亂而治之之謂也去亂而被之以治是其義也注俾使至簫韶按世德堂本此注全刪以皋陶謨云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故云使夔拊之拊與撫同

或問處秦之世抱周之書益乎曰舉世寒貂狐不亦燠乎〔注〕貂狐之裘於體溫燠或曰炎之以火沃之以湯燠亦燠矣〔注〕言秦焚書坑儒於湯火之中但苦太熱耳此謂或人戲嘲楊子之辭曰燠哉燠哉時亦有寒者矣〔注〕歎秦之無道也時亦有寒者謂四皓隱居尸子避地斯皆清涼其身不燠秦之湯火處秦之世抱周之書益乎者周書謂孔子之書言世俗刑法而獨守六藝之文與世不合無所用也舉世寒貂狐不亦燠乎者晉義貂音彫爾雅釋言燠煖也司馬云天下無道而獨得先王之術可以自治矣炎之以火沃之以湯燠亦燠矣者說文云沃溉灌也今字省作沃吳云何

必貂狐之爲煥若用湯火亦煥矣猶言何必周書之爲治若用刑法亦可治矣司馬云言用秦之法以治秦之民亦孰敢不從煥哉煥哉時亦有寒者矣者司馬云言雖不得已一時暫從而中心不服終致乖亂按謂湯火之焰俄頃卽衰刑法之威旋踵而滅恃湯火以爲煥者煥暫而寒常用刑法以爲治者小治而大亂也　注言秦至之辟按焚書坑儒世隱堂本作燒詩書坑儒士此注云云乃弘範之誤解不如吳注之長　注尸子避地按史記孟荀列傳楚有尸子尸子集解引別錄云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幷誅乃逃亡入蜀藝文志尸子二十篇注云名佼魯人

非其時而望之非其道而行之亦不可以至矣〔注〕天由其時人由其道非時之有望之不可得見非道而行之不可得至司馬云用秦之法以求治猶冬而望生春而望穫之燕而南適楚而北終不能致　注非時而至得至按世隱堂本作非時之夏望之不可見非道之正行之不可至

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注〕秦法已酷吏又毒之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秦弘違天地之道而天地違秦亦弘矣〔注〕失德之報何其驗哉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者謂若李斯趙高矯始皇之詔誅太子扶蘇之屬秦任刑法本以防姦邪而秦臣之姦邪愈滋是負秦之法度也秦弘違天地之道而天地違秦亦弘矣者宋云秦欲以萬世君之天地止以二世滅之吳云秦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止二世而亡是天地之違秦亦大矣按此承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而言聖人之法度天地之道也秦負聖人之法度是爲弘違天地之道而天假手於有司使負其法度以亡秦是天地違秦亦弘也　注秦法已酷吏又毒之按世德堂本已酷作酷矣吳云秦之法度本以刑罰決斷爲本而秦之有司乃以慘酷爲能是負其法度矣司馬云秦法雖酷亦在於求治而有司又爲文巧以亂之二說略同李義秦法本酷有司從而加甚不得云負且與天地違秦之義不貫恐非楊旨

疏十終